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三十一卷

題跋

題釣遊圖

題石蘭圖

跋郭元邁虜中詩卷後

題月溪辭後

跋龔院判二帖

跋龔院判詩集

書辨誣錄後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

跋尹和靜所書孝經 跋知安老人詩

題俞筆工所藏法書 題論史

書徐晉寧傳後 題王勉夫雜記

跋趙子野詩卷 跋簡齋帖

跋沈子宿瀟湘詩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說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後 題呂居仁詩

題變離騷 題荀子

題長慶集 題六君子古文後

題東堂詞 題陸宣公集

題范蜀公奏議 題東堂集

題活人書 題養老書

題本草單方 題易傳

題隋書 題春秋名臣傳

題長慶集 題沈氏易小傳

題孔叢子 題孫先生春秋解

題孫公談圃 題南華真經

題百一方 題國語

題方舟集

題石次仲燒尾集

題西山集

題家語

題韻類坡詩

題大易粹言

題七書

題夏文莊集

題王浩然集

題四時纂要

題太倉糶米集

題策府元龜

題衛生家寶方

題宋百字詩

三十二卷

論

姚宋上

姚宋下

辨異

秦

朱温

蕭望之

僖負羈

主父偃

甯莊子

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題跋

題釣遊圖

風煙萬頃生涯一蓑修魚食以垂絲亂鷗羣而分波吏
曹縛虎如此樂何把玩是圖恍若鏡清深躡陂陁也

題石蘭圖

羗楚佩之可紉眇鄭夢之安取政使媚九畹之秋孰若
得一拳之友

跋郭元邁虜中詩卷後

郭公忠烈士也方國步之艱請于朝使不測之虜畢命
絕漠羝未乳鴈不度隻影自顧與漢節偶政復鐵心石
腸恐不可一朝居而形于詩筆語工律嚴蕭散之趣邁
往之氣不可湮沒公忠烈士也所養又如此夫詩之道
深矣士以之傚患難甘憂虞蓋有助焉三百篇所載多
賤臣羈客幽憂無聊之辭而遭讒畏禍者之作皆悲不
失正怨不至怒刺譏其時而非誹也蓋其得於詩也深
故能安於無可奈何而爲致命遂志之君子亦豈苟然
郭公之於詩蓋當求之古

題丹谿辭後

梅花賦似非廣平語九辯招魂浚潔厲嚴宋玉之文蓋
不愧其師至賦神女則妍媸妖蠱之態儼在人目士遊
戲翰墨情寓於辭不主故常乃妙爾吾宗夢錫公養高
行意傲睨人士若不可挹而板之其文高古簡淡稱其
所爲見于長短句則婉麗豐嫩音諧字帖使人誦詠吟
玩若交五陵佳公子相與坐錦帳目蕙蘭而耳笙簫狎
興自生幽憂不留予然後知二宋公之隨作而工異乎
長彼短此者禮譏張而不弛而善戲謔兮詩人不去予

於月谿語亦云

跋龔判院罷邑質錢二帖

士有得於中其於應世桔槔仰俯虛舟泛浮我無心焉
然其冰蘖厲操一介不取自守嚴甚此數紙元亮歸去
來草魯公乞米帖也龔氏寶藏之當如何

跋龔判院詩集

龔養正幼則能詩文造物者困躓之詩文則愈老健渾
厚而鬢亦霜身且衰矣此集其先大夫判院公平日所
著清峭奇麗句工字穩而老健渾厚信得之深且久者
以是知吾養正之學有自判院公之多奇名位不躋士
不滿于此而養正五十未祿謂治世果無遺才矣豈其
然

書某氏辨誣錄後

理然而人不然之之謂誣卽然不然而曉之之謂辨謂
夷惠汙謂仲尼佞是誣已若昔孟子著書而揚墨熄孔
道明辨之之力也至然其然不然其不然則固不可謂
之誣然乎不然而彊爲之辨則欺矣某之在本朝窮凶
極惡流毒天下載之公論有不容掩後之言奸邪必稽

馬是固可謂之誣也乎非誣也而猥曰誣從而辨焉孝子順孫之心其亦出於愛矣乎夫愛祖禰則有恩而是非曲直則有義以私恩而撓公義其可疾也而出於愛祖禰之心其亦可憐也夫聖賢君子不幸而祖禰如某有之矣愛之固有道也舜之瞽禹之鯀舜禹豈不愛其父然不聞果於辨以自飾欺人而廢公義也周公告蔡仲以蓋前人之愆曰惟忠惟孝邁迹自身蔡叔之惡極矣聖人猶以爲可蓋者繫仲也蓋之之說捨忠孝無他術而蔡之綿祀始終春秋則仲之蓋前人至矣非自身

耶沈充之附王厚罪浮於哀章王偉勁也耻之雖耻之未聞譏譏焉以不誣爲誣也卒之甘死國難死于難其足以贖乃祖之惡矣冀缺耨妻敬之甚晉用之而功夫非芮宗耶士不幸爲某之子孫者吾謂事上則如仲之邁迹忠孝臨難當如勁之處死不避置未用如缺之不忘敬孰曰不可夫何暇煩於言昔者敬宗之有遠也武之有儒衡也義甫懷光之湛與瓘也皆凶人之役無惡也贅而辨則惡矣且某亦可悲也已甘取凶忍悖戾之名不暇辭汲汲爲富貴計爲子孫地富貴則疇其欲而

其子孫至於含耻彊顏費辭犯嚴而萬一其言之售是
何工於爲身而拙於謀子孫歟取快一已而貽禍無窮
不仁孰甚焉心之不自抑以計後世也而其爲後世界
乃爾不智孰甚焉仁且智曾於某而責諸吾以論仕而
計子孫者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

晝破堅陣夜接辭人上馬擊賊下馬草檄男子事業富
貴所自出者晉命帥必詩書禮樂之士元元本本夫豈
偶然予謁帥相郭公于揚州公一見延以代舍時接譚

籀凡古今治亂盛衰賢否去取蓋槌楹分一二數衮衮
不竭其名章俊語驚盪耳目猶置不論然則雍容而宗
祐安譚笑而勲庸隆進退出處世無間然有本者蓋如
是觀先太尉此帖其源流所自當求之摧鋒陷堅汗馬
執銳之表也家世之蟬聯忠孝之傳承功名之烜赫也
宜哉岌彘竹帛夫已累代寧復公慙卿卿慙長耶西平
有子聽復繼愬比郭氏尤貶况其餘

跋蔡武伯家藏尹和靖所書孝經

士何以探道曰尊經何以抗志曰慕古不經則他不古

則汗和靖尹公一代名士其尊經探道今昔所宗孝經
十八章蓋其手書想平生六經之學著之心筆之紙不
一日廢不一二傳惜不盡見之是書流落而武伯能有
之時玩誦不忘武伯經術士孟子曰是以論其世是尚
友也武伯慕古之心世所謂則而象之者非耶

跋知安老人詩

士有傲世不仕胸次所有足以細物自重世不知而不
悔知安老人是也公四明人於書無所不讀緒餘詩章
猶頡頏名輩上讀此數紙蕭然塵外之姿在吾目中某

未識公而得公爲人其子夢錫予畏友也故得盥手細
讀于吳門芹宮幸矣繼此拜床下獲聆其謦欬又幸也

題筆工俞生所藏書法

俞處士造筆精緻甲吳中俞頗能書理則然然餽口不
餘見古碑法書捐衣食求之不論價此亦奇嗜癖好未
可以常情計所蓄多善本此軸真蹟可寶士大夫願得
之者俞能有之予敢以市工例視之耶

題某人論史

讀經如拱侍夫子讀史如生乎其時目其治亂而與之

辨論者乃爲善學閱此論千載向背是非瞭然心目間
學史者之法也某玩史有得甚多每爲諸生講說漸成
編帙不得是正夫子臨帙愀然

書徐晉寧傳後

靖康之變終天之痛也向來釀毒挺談之人漂忽穢腐
使人言之而唾而劉韜李若水郭永之徒凜凜不死晉
寧於三子蓋伯仲間讀此傳如挹雄姿聽憂國料敵之
譚思九原之可作夫惡得而死之閱古今而論定君子
小人邪正之闢天之于奪孰爲憂劣方公未被圍糾集

民丁十五萬爲勤王之行議者講遽已使吾悟其譎公
得逞未可量也虜之謀我也一皆侯景故智景之舉逆
順衆寡不侔諸侯勤王則緩以講旣罷則復進罷而起
我良難景易之梁憚戰倖休彼洞測之平侮之卒得逞
凡虜所以欺吾與吾所以受欺臺城之禍無少異而徐
公之徒抱恨地下無終窮時端在此故吾併書之以諗
謀國者庚申閏二月五日書于武林逆旅晉寧諱徽言

題王勉夫雜說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注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

稽考之精確鉤摘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
手抄家藏請俟異日

跋趙子野詩卷

予好詩世之詩人多與遊閱之多故人不與其能或與
其知晚乃得趙子野詩讀之予敬且服焉清峻而豐腴
麗雅而精粹其調度功力排奐頓挫沈著恢托詩所應
有盡有之蓋未易措評裁也歐公謂老泉吾賢孫石之
文今於予意乃足予於子野亦云子野所學其源則三
百篇其支流派引不杜子美不留眄也而其春秋甚富
徃徃以李長吉爲比長吉之作工矣然在子美一體爾
子野將兼之不難昔人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
臣法猶有爲若言盍以是復之

跋簡齋帖

某從寺丞公遊獲觀簡齋先生進 御三帖亦旣跋以
短語而此帖蓋其與夫人書仲尼所謂如見大賓者邪
衛常精誠吾猶得而間然冀缺敬心古不容於專美徒
勞稽首已後執鞭

跋沈子宿瀟湘連壁詩

荆公集他人句爲詩工矣至丹楊葛先生又能爲唐律詩體尤工然未有專以坡谷二氏語兼舉互足而成成無齟齬如沈君者千里歷塊孰若回策如縈者之爲至也余不識沈君意必清臞骨立如古辟穀混世仙子鶉衣壁立無求於世者耶昔人謂詩窮人或且曰詩能達人是一爲簡齋發此語耳達一二窮乃十百千萬也沈君於二老詩媿取工甚妙於詩不疑予固敬服而又憂其窮未艾也世之軒輊士者能憂予所憂則窮達特未定南卿兄姑待之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說後

予多病顧難死處之不悖也一貴人病予書所以處之之說論之後三日問之未過目也退自咎豈其言之繆悠文之荒陋故爾見棄耶趙侯夷仲來高郵偶見之自書以歸筆勢道媚無率遽態予年七十一矣食眠猶佳何以致此夷仲六十三其膚貌充腴目光射人譚辯傾注儀矩漂蕭如五十許人而所謂貴人者氣且奄奄卽之可憐則其於吾文去取輕重之間蓋不徒然也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卷後

予爲文寫意而已初不自是間示人亦有予之者然不自是之心未泯也趙侯夷仲江南之宗英妙於文者定交于淮南之高郵得予西遊藁取其詩賦雜說凡十四篇手寫而藏之噫猗和弗睨決非至寶良樂回眄未爲下乘吾於是頗得自慰

題呂居仁詩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邁遠嚴密學者師法也始余貧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吳門教印得此本尋舊書闕三之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力能得書不應遽忘云

題變離騷

歸來子之於楚騷古今源流正變之意備且盡矣山谷曰設欲作錦當作錦機君子之於學取法以類如此是書也蓋機之良取法者之不可一日缺然也然歸來子泛然取必叙述所以作與所以取之意其又典重深粹求之西漢司馬長卿劉子政其輩流歟王褒谷永之徒猶當辟舍歸來子蘇門高第是書又學力既定之後耶故予深所珍祕以此

題荀子

理以文爲顯悔而其渾厚之氣嚴密之法至西漢始衰
西漢似未衰也校之先秦書有間矣雖謂之衰可也書
出乎秦之前六經之外惟孟荀理之寓乎文渾厚嚴密
與經表裏其他書言非不工然不自儒出故舛駁雜亂
過目之具爾習之則疵吾學荀子之書違道百一孟氏
之流歟楊雄固多愧况王通氏乎予窮經攻文也久知
玩是書而此本字大小差甚快老境姑齊其句讀藏示
子孫有未善未能以意斷者甚多此則有待焉

題長慶集

樂天人中龍其學粹詣其操守卓偉盡愛君憂人之心
而不害爲放達超勝讀其遺文如挹清揚而親譚塵也
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爲嘉本
時與蒙莊宣公之書表裏誦之莫知其孰爲優劣也

題六君子古文後

古不以文名而其文垂後邈不可及人非學而能何道
使然哉後之人有志於古必力學僅自立學雖力而不
至焉者皆是也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

衰至 本朝歐公復盛起衰爲盛非學力深至不能予
是焉學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
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
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
師集而參之肆吾力焉庶以逞吾志如諸公之墓誌表
尤奇筆然不勝其多又不容率意去取姑置之云

題東堂詞集

毛澤民集合文詩尺牘樂府爲十五卷刊于嘉禾郡庫
予校文秋闈得是藏于家細觀靜閱其跡蘇氏之門秦
黃晁張陳李輩未遽輩行要爲當時文士伯樂肯顧寧
復凡骨士之從事斯道當貴重之

題陸宣公集

孔孟栖栖旅人萬世師之屈于一時信于無窮聖賢往
往一揆陸宣公一代人傑其謨畫經濟伐謀切機制物
務而洞人情王佐才也而文采論辨雄放不窮異世之
賈誼劉向歟德宗不得已而用棄若斷梗一時共事姦
儉如盧杞裴延齡之儔睨之執仇然不逐之殺之不快
也可謂不遇至 本朝眉山公剡章上其奏議推尊之

甚至我 壽皇聖帝又命邇寮分日進讀今日之幸視
昔之不幸不啻酬之蓋道不同肝膽楚越心契而道一
越宇宙殊古今猶同堂共處也 壽皇後世虞舜而眉
山公孤忠奧學輩公無忝者使兩公同立乾道淳熙之
間都俞拱揖足以挽回泰和之治不待推挽之勞謀斷
之須乃濟也予前後訪求公書皆不得善本淳熙己酉
考嘉禾試竣事郡侯以是賚行紙薄厚得中而細緊潔
白字端謹適楷遂三讀而藏

題范蜀公奏議

蜀公景仁東坡之所敬畏迂叟歎慕以爲不及者其愛
君憂國之心立朝經務之節槩見于此予校嘉禾秋闈
試得此書惜其多有漫滅妨讀誦俟求善本改正而藏

題東堂集

問牀頭之易了其非癡補射朋之缺驚其所能非定從
楚庭毛遂下客爾士不外示其抱負何如也毛澤民仕
臨安其守東坡坡士麟鳳也晚乃受知予讀東堂集玩
繹諷味其文之瓌艷充托其韻語之精深婉雅視秦黃

晁張蓋不多愧比文宗學師不彼卽而彼卽之其賢於世幾等此集嘉禾有板予已酉歲攷是郡秋試郡將趙侯送似遂得寶藏之

題活人書

予爲舉子時朱肱傷寒活人書愛而讀之百問十一卷略能上口或曰治傷寒祖仲景是何爲者予惑之後問友人侯元英是書多稱仲景能無遺說乎曰是不惟於仲景無遺說曲通傍暢凡傷寒書幾盡矣元英良醫人所服予所敬者然後知說者之妄愈益愛其書得是善本表裏六經課誦之并識之以詒子孫

題養老書

予幼則多病阽危屢矣自以爲必夭死無生望今老矣多病自若然必死之念十減八九蓋不善用壯而善病也使推用病之見於用壯時康寧上壽有不是道諸子求得此書以吾老且病其爲用益宏矣然其術中國所傳彼固言之矣藥食好涼中土則宜用之東南當卽此語審處之

題本草單方

一則專多則雜事物皆爾况藥之用於病乎予幼多疾好窮藥性嘗用香附子用木賊用露蜂房皆一再驗其法盡載本草書人顧不熟讀之爾思欲會最擷攬以應須者未暇也不意此惠術有先之者是書板在四明予宰定海首得之列爲三十五卷始于服餌終于婦人小兒雜療法亦備矣然條分類別一閱可見益知異人世不乏才賢有識所在有之裝校藏秘不惟自衛旁濟壽其夙心而不假編集之勞晏享此利紹熙辛亥十一月朔書書之何志喜也

題程氏易傳

程氏之學與蘇氏角立通儒碩士不可偏廢予得蘇氏易傳又得是書繙繹閱誦多相發明予所謂不可偏廢者非然歟規得善本正其漫滅訛舛而藏之

題隋書

隋文乘時僥倖据有全周之業陳氏失德天復假手斃之奄覆六合志得意滿以爲萬世金城之固而無得於君道不學而自任莫足固締天下之心借不哲婦訏內孽子蠱後詒燕維持之計索如也何能長有天下且若

是再傳而滅誠非不幸然其一代興置廢革與夫忠臣
義士謀謨著述之徒儒者不可不精攷以爲法戒是書
八十五卷舊十七冊本在紹興予介察推汪公印得之
併爲十一冊

題春秋名臣傳

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
孰能敷敘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
通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爲之傳徃徃失
之漏畧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
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
與經傳參讀旣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槩抑
於著述體制所得將不貲予宰明之定海尚書羅公寄
惠此本字真紙佳真吾家之至寶也

題長慶集

樂天一代鉅儒讀天下書無遺而發諸其用其道自事
君行身卽功揚名有餘裕矣會粹此書淑諸人法後世
偉哉可師仰也此本板在四明予印得之暇輒課數紙
振發舊聞之遺忘者其益不貲其間差誤亦改定一二

紙緊好壽百年未艾也子孫其實之

題沈氏易小傳

諸家詁註易多矣有得必有失觀之者集取其得無惡也然未有得春秋衆賢用易者惟丞相沈公默探鈎取而發千八百餘年之遺意筆爲小傳皆以春秋君子用易之說充而周之沿而求之源而流之遠哉妙矣是書也可不心醉焉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初九變則姤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無首變而盡剛坤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學其深如此然其間猶不能無餘意遺義取之未盡求之小差者又嘗潛心焉因而穿鑿其說則過矣卞友周令譽卿授予一紙書乃春秋時戰法其法純用易而盡屏卜筮家神將時日諸說周云上庠一士人出意用之占事如神乃知讀古書可得古法思與不思爾沈公深得之者予又知夫讀書不惟徒役心目而已

題孔叢子

吾夫子五經論語孟軻氏七篇與四時俱運日月儼明

可學不可議可窺不可窮其餘家語戴氏記禮雜以漢
儒之言非孔孟比學者精擇審取之其悖鮮矣孔叢子
又次二書然持論正守道嚴孔氏家法儼然在是自孔
氏者不可無此書是本字大而楷少差誤可寶藏者蓋
傳之於四明公庫云

題孫先生春秋解

春秋經社吾鄉故中丞孫先生莘老與爲之晚又爲之
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遍訪親舊客有以遺贈
者遂爲全書豈美爲斯文地有物呵護歟何久睽而忽
吝也稍正其傳寫之誤而藏于家俾子孫知其不苟全
得而易之昊天不宜

題孫公談圃

吾鄉當 祖宗時名士輩出坐權臣訐究罹釁避禍多
寂不聞世孫公一代偉人後無傳焉談圃所記無非植
名義資見聞爲益不貲如爲言官時論張問呂公績事
其危言俗論此類必不一無從考其詳矣其詩法清麗
嚴密唐元白流亞亦不得全編讀之爲吾輩師法公之
不幸如此然非劉公延世紀其緒餘以示久遠遂湮滅

不聞耶今攜李張公守吾鄉仰公風節持論大書鉅木
博其所傳以淑多士其道因二公粗見猶爲幸可以慰
公九京矣

題南華真經

是書一已足今乃三因自笑其廉於世利而貪於書

題百一方

予少多病刻意方書且博求於人得於方書之外往往
取効如意歲丁巳之官京西正月十有八日謁漢陽史
君王公瓌公一見如舊知問爲政不吾靳因惠百一選
方一部四表予向之求而得用而效者盡在焉乃嘆得
書與識公皆不早也公云吾哀集十九年乃成書其勤
如是我輩顧安享用之士君子以仁存心凡其濟世利
衆未能行慊如也公之此書足以醕滿所志而况政術
父母斯民有不可掩者在予皆不可忘故識之

題國語

左丘明傳紀諸國事旣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
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
以釋經文宛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畢

萃于此學者表表讀之乃可吾家藏是書乃監本也句
而音之是書字尤大紙不惡尤可寶惜而制置袁公自
成都致房州見贈焉驀山絕壑凡四千里噫公之意厚
所遺物在此不在彼吾敢忘諸

題方舟集

蜀之文風自文翁始本朝東坡先生起于峨眉文章節
氣照映今古坡其文翁後身耶蜀人社稷文翁而天下
師尊東坡蓋無時而已也南渡之後二李先生以興學
奇文名天下予來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見寄始得
盟誦熟閱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警欬而瞠乎揮掃
時偉矣盛哉坡仙一代名師而當路欲殺之方舟亦起
輒顛頓不大施以死天之於二公徒予之名德而靳諸
榮利何歟豈斯文與富貴同意未易彼此輕重而不可
兼取之乎二公同時之人熏灼目前而寂寥身後或者
羞道之則天之意重此輕彼決也儒者觀吾言可無沈
嘆

題石次仲燒尾集

予昔官當塗讀石刻慊然也文乃宗教石次仲間譽之

者不敢信蓋二十年矣次仲已死官房州制置常伯表
公寄次仲此集并漢君臣歌細讀之與昔所閱若出兩
手何歟豈次仲得於文不若詩歟抑偶不工將旣病乃
作之歟此集實有可觀然文終不優於詩決矣

題邵太史西山集

邵公濟博康節孫子文之子溥弟也其文章瞻緝峻整
傑出南渡後晁以道嘗曰恨六一東坡不見子以道名
重一時非多可者設二文忠果見之其必置之蘇子美
毛法曹之間乎其於熙豐元佑用事臣涇渭去取正色
書之曾無依違使人增氣盛德後所立偉然天報之也
此書板在蜀予丞房陵制置常伯袁公惠五書此其一
公知我有好書癖致之不憚遠負以馬蓋綱卒也其勤
匪悉况吾之能好常伯之肯致子孫繼吾業歟皆宜念
且寶之

題家語

孔氏家法盡具論語矣家語雖雜以漢儒傳會悖理法
者少自孔氏惡可闕此蜀本紙佳字大蓋制置袁公所
賜去眼四十有八年迺今得而有之何念之深類鄴城

海峽集卷之三十一
之訪劍不索則獲幾象岡之得珠書以志喜云爾

題韻類坡詩

東坡仙伯之文韓歐伯仲其於詩邁徃勁直之氣溢于言外而其嚴密腴麗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學者與子美表裏可也予幼則誦之上口者千餘篇中間局于科舉置不暇及蓋數年壯則仕仕不達連厄窮鄉官事小間得尋舊學創以韻類其詩爲五策凡一千三百九十一首於食飽散屐微吟長歌曳杖捫腹不惟玩繹磨礪其規律而窮塗鼓吹蓋無以加此

題韻類詩史

學詩三百篇其祖也次楚辭是二經不于其辭于其意意無有不道也杜子美古律詩實與之表裏予讀子美詩能上口來房州多暇創以韻類之庶便歌誦成書矣編之多舛不倫以予疾意草草亦吏筆繆亂再整之善是則子孫責予老且倦矣安知絕無如予者抑安知無瘡予者昔龐祐甫問詩法於東萊東萊問之曰子讀子美詩乎能暗誦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予方他之反將語子請誦此旣還復問則皆上口東萊遣之曰子自有師

矣龐自是以詩名孫仲益稱李師武誦子美古律詩十卷不遺一字前輩尊信如此悠悠視之何也 本朝東坡黃陳其正派予亦韻類坡詩千三百篇并黃陳詩皆能暗誦然詩學終愧古人又何也

題大易粹言

予學易始得東坡傳後有沈丞相小傳幾足矣今復得粹言其間載諸公所得深者叅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已就漫漶又遲之將不可讀予修之兩月餘爲佳本是三書日在案樂則鼓吹富則封君又師其嚴且溫也其思嗣吾志哉

題七書

長孫尿得官右列勢須習七書乃仕求于金州大將李公珪惠以此字指紙厚可愛玩付尿讀之予亦指摩老眼時誦一再過或命尿誦臥聽之爾索之武略予求之文法此書言從字順未易專以武事待之老泉先生以孫吳簡切與遷固併論之亦是意已

題夏文莊

夏文莊公辭藻絢麗自其始學卽含臺閣風骨老尤雄

健不衰當 聖君貪才天下右文之時是不容不富貴者而其所以富貴則不能不使予悲惜莊子以義命爲大戒士當後窮達先所守予求是書于鄂守鄭臬得以藏于家使子孫寶之而又知予意故云

題孟浩然集後

孟浩然襄陽賢士當世名公猶欽慕之高懷清致使不能詩亦時楷式而是集所載謹格律於閑淡隱嚴密於紆餘不深於詩未必知之當時里人作浩然亭後更爲孟亭謂賢人不可名按本傳孟浩然字浩然猶郭子儀字子儀彼恐人拘此故以名爲字耶日以浩然亭無惡也祇示思賢之心易見爾而顧更之何歟慶元己未孟秋九日鄂進士張君該惠此集舟中細閱因識之

題四時纂要書

不正而富苟焉而貧君子不予用是書未必遽富按圖從事十舉三四其不貧必矣不貧而義毋惡也然必以甲乙占驗冠于月始亦六經史漢備天人意耶於此而拘則害乃事讀之者謹之

題太倉稊米集

江漢長安文集卷之三十一
歲丙申予尉太平之繁昌客臧仲文自當塗訪予臧能
爲詩而未已者頗尊信周少隱詩錄示數十篇要爲得
詩之法恨未盡讀也來襄陽帥許公以其全集贈行舟
中無事藉以遮眼珍投也然詳讀其詩了知其楚人此
固細事無之則尤佳爾

題策府元龜

博極羣書文史足用記亡書三篋寫五行志誰不樂此
然人才不齊有不容彊士耻一事不知則類書未可忽
也策府元龜一千卷 章聖皇帝命爲之以惠學者類
書莫詳焉自命下至大中祥符六年凡歷數載自王欽
若而下大小臣編摩校勘凡二十九人吾爲儒思有之
凡四十餘年乃躋其志是書都大王公賜也自成都之
襄陽走三千里夫其成之久求之不易致之甚難束閣
不觀委之蠹魚鼠矢此非吾佳子孫也書以諗之

題衛生家寶方

予幼多病老且衰偶未死然亦以收方書故延視息至
今諸子以是爲憂故凡方書聞見必求之必得之乃已
衛生一書尤爲該備精密房之醫者李生有之遂傳其

本一再用良驗其版乃南康軍何人家或曰遺火灰已
久矣是寧可不傳尤不可不寶藏也

題宋百家詩

唐百家詩類以事此詩類以人比唐尤詳博人有能不
能詩有工拙似不可以人彊取之曾公所編不必皆以
詩名予猶惜之至金絲宮羽之雜奏金翠朱碧之相暉
鏗鎗煥昞略無間斷噫富矣是書二十一冊六十一卷
蜀本也魏提幹南伯見惠

江湖長翁文集三十一卷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二

論

姚宋上

明皇在蜀論肅宗用房琯知非破賊才姚崇在賊不足
滅至宋璟則曰賣直取名爾人各有見自其見持而有
爲而治亂盛衰形焉明皇之言平昔之見在是宜其致
天寶之亂也陳子曰精于治者無善治之功精于醫者
無善醫之名無功無名非果無之也銷患於無形故無
功除病於未兆故無名而功名者次之功立于有事名

著于有病天下孰不功名者之貴而精于治與醫者不然古之聖君賢臣講磨治道圖回天下其詳載於六經六經之書明並日月功配造化然大抵皆保治之術所以維持締結使天下無事禍患無得而作是六經之旨也其大意必曰正心曰脩身曰納諫曰畏天心通下情勤政去佞如是數端而已未嘗曰兵何爲則敵摧刑何爲則人畏智詐勇力何爲而用之凡二帝三代所以持守天下求諸此足矣若曰鄰國見侵非孫吳之智不可以取勝疆事見告非韓彭之勇不足以得志是後世之君臣淺之爲治治不能安天下於無事幸則揭丹青以自夸大不幸則委倉生於虎狼之口者非六經之所貴也和扁之醫觀色察脉必告曰勿爲是勿嗜是而疾自銷於冥冥矣推床撼屋喻喻求死焉治而藥之曰吾之功起死或者甚其疾以自大其功功則功矣非和扁之所貴也姚崇才有餘而工於順適者也宋璟才不逮其節而以直弼正其君者也委二子於干戈繁興事變槍攘之地姚固有餘宋果有不能辦者然朝夕納君於正率臣下以無枉使天下之事變無自而萌則固屬之

環矣天下之理順適者可意而守正者似乎矯拂振辦者類才而靜重者似乎迂濶有可喜之功者必售無媚上之具者易厭自古皆然况乎明皇以英睿通達之資適久安無事之時志意得而侈心萌其視迎刃破竹適已便勢如崇者安之久矣環乃一切矯而正之然猶相之數年者無乃迫於公議姑惟留之其心固已冰炭惟恐其不去也其真情非在蜀則至死不露向之君相之情特矯而忍之以相彌縫爾主人有直其突者又積薪焉客勸以曲突徙薪不聽也一旦火其室鄰里救之而止牛酒勞之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或者得以譏之宋璟之正曲突徙薪者也姚崇之才焦頭爛額者邪使三代之君得二子任之輕重固有主矣惜乎明皇不足以知此也

姚宋下

或曰明皇之相姚宋首稱予謂天寶之亂姚優爲之顧乃優宋何歟然則排難解紛之才無貴於世乎曰非然也世所謂才者非獨後世貴之先王亦貴之矣才貴乎用尤貴乎有才而不用才者有事而後見於用者也儲

其才而無事焉才惡乎用是最先王之所貴也先王之
世凡智可以立事勇可以摧敵拓弛不羈之士莫不兼
收而不遺以備吾不測之用然卒不用之者正以有深
謀遠慮正已率物之士相與周旋朝夕有一善推而廣
之有一不韙矯而正之天下之心素服而禍亂不得而
芽蘖智者無自而施其謀勇者無自而效其力矣猶之
善攝生者天雄烏啄莫不儲峙以待一旦之急而卒於
有而不用也平居無事薄滋味時起居血氣內和外邪
無間則天雄烏啄之屬可用而不用毒藥之用身之不
幸也才者之用國之不幸也姚雄之才天雄祛寒烏啄
療風才則才矣抑節宣導養使身無恙患天雄烏啄置
之不用璟尤賢哉古之賢相不獨於天下之才藏於不
用而於一已之才當其用也猶不旣其用其意深矣禹
之征苗三旬逆命乃班師以苗之逆禹之盛德豈不能
一戰脫與之戰豈不必其勝邪周公征三監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兵聞拙速以三監之悖周公之聖乘之如拉
藁爾又何待二年之久聖人之意必曰戰而速勝故吾
之功而置吾民於死傷國必不堪而吾深不忍也故寧

不戰而去與徐而待其斃毋寧爲是角一旦之命使吾民肝腦塗地也而禹方且諫舜以惟德動天周公作詩貽王言王業之艱難凡其畜於用才而必於納諫當有事之時猶然况時無事也乎臣而有愛君之心寧數諫以保其無事毋寧幸有事而露吾之才可也武帝之時不能安於無事以守文景之業汲黯獨憂之而天下號爲有才者莫不幸之挑四夷則黯不如衛霍深刑戮則黯不如張杜培財利則黯不如弘羊孔僅辨論蠶發移人主心黯又不如終軍壽王之徒至淮南萌姦乃獨憚黯曰好守節直諫自俗儒論之黯幾無用之才孰知規君以正保天下於無事在此而不在彼耶姚宋之議灼然可見矣嗚呼璟與黯其所以息未然之禍皆本於諫而二君所以不安二子正以其敢諫一以爲戇一以爲賣直納忠於君顧不難哉三代之君臣專美於前有以也夫

辨異

聖賢之爲學務窮天下之理而不盡必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必之聖賢所與天

下守是學而共之者也不可必焉必求必之則吾之說窮而吾之學始爲異端勝異端之勝吾學自夫趨吾學者之不專而若疑若信於異端者之衆也今夫孝也親必悅忠也君必與謹懼無禍患勤儉無空匱是可必者聖賢必之以教天下天下論之不勞也四海之大九州表裏耳目之所不際智識之所不慮吾必以有無必之則其說必窮昔吾夫子古今推之爲大聖其智博矣而弟子載其行事則曰不語怪子之不語其意蓋深矣一語於口則是形爲有無之說且以爲有耶人愈惑且以爲無也而一或有焉則吾言誣矣孰若不以爲言不以爲言則不必其有無而人皆返而求吾可必者竊嘗怪傳奕韓愈之徒念佛老之爲害而力排之深擠痛抵曾次彘鬼域之不若其於衛吾道意則信篤矣惜其一必之於無有故不能挽回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旣已受彼之欺其涵浸已久其服從已深彼二氏之教亦異域之一術其僞言佞說亦深有以鼓天下之俗而劫其心者亦孰能的然必其無也吾必其無是理無是法無是事無是用不幸而有其一而吾之說則敗矣吾之說敗而

彼之說則愈熾矣孰若專持吾學置二氏於不言之表
示人以邪正而不必之於有無彼或未能去二氏之淫
說吾若不聞焉如春風之花自開自落春木之鳥自鳴
自止我輩何有一君子守之衆君子繼之吾所守之卓
彼無得指其有以質其無人亦徐而悟其謬悠悠吾者
愈衆而專矣此不亦吾夫子之意與昔阮瞻惡言鬼著
無鬼論一旦鬼至其前瞻懼而病病而斃使人言鬼而
瞻不言不害爲無一以無必之乃敗於或有佛老之說
鬼之或有者也其無以有無必之哉或問佛於王通曰
西方之聖人也欲推其教於世則不與彼蓋知佛之爲
教可施於西方夷狄之人以之中國是中國而夷之也
通之意未嘗以其教爲無有似矣吾夫子之不語怪然
謂之聖人則失之大甚未有謂之聖人而吾徒無取焉
者若佛者吾何取乎彼傳韓必佛老於無而人不從王
通以佛爲聖人而人益惑相去一間皆未若夫子之不
語爲後世之慮深而衛吾道之心密也

秦

秦以夷立國以屠驅民以盜取諸侯無足道者然究觀

其始末良有可惜者矣夫人惟知道而又能達天命也則動可以至於無窮達天命而又有道焉則不怵於外矣秦之於道何如哉其於天命何如哉道無所乎知天命無所乎達而苟以就天下未有能得天下者也幸得之旋失之則亦無得已矣昔三代之有天下惟深知天命而不以天下爲己私而專以道守之故聖人之興也能以道授之子孫而不必其子孫之有天下非深知天命乎商之在夏周之在商其祖皆嘗臣堯舜者其子孫皆夏商之大邦元侯也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其勢偪矣夏商不忌之其心蓋欲子孫之有所顧忌而無失乎道也云耳秦之於周亦周之於商而商之於夏也周之子孫曰淪於弱吾意不獨周之心屬乎秦天下之心不之秦而之他者蓋無幾也人心者天命之所係也晉之裂而三也是天命之之秦也始也晉不裂則秦無能爲雖有所爲晉能制之晉裂矣天下不之秦而何之也楚之君無美質無歲不亂齊自小白其君亦無美質無世不亂能爲天下之軒輊而周之所倚者晉也今且屢亂而遂亡爲韓爲魏爲趙之三國向也三爲一秦猶

與之更勝迭負今也一爲三彼於秦何有而秦之君往
往務本而勤政好賢而用謀使其旁選天下得一二淳
厚達理之士輔之破功利之淺說變戰國之餘習率天
下而宗周而治其不然內則尚德教厚風俗聚天下之
賢士以圖久遠之計不心乎取天下則天下之人有所
赴愬焉捨秦而之他乎秦之君臣不足知此汲汲乎常
恐天下軋已若不能一朝居者故凡可以就之者雖穿
窬負販苟賤之行靡所不爲吾亦良爲秦惜也雖其弊
有端非功利敗之也乎功利之說自管晏則倡之其後
遂不可遏流而爲縱橫變詐長短捭闔之術狙詐者逞
而儒先束喙不談先王之脉絕矣秦丞用其術遂挈天
下而屠之而亦自屠焉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吾特痛其
始有商周之勢而不善用之不得不爲一言

秦二

秦恃其強以劫六國而亦據其勢以愚六國劫之無以
愚之則六國或悟其情其從必合秦慮及此故時以愚
之秦之取天下雖專於力勝詐取然亦不可謂不巧也
吾嘗怪六國之君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兵合從以支函

谷從人又甚之以秦併天下之勢六國自救之說其君亦或鞠脛太息請計受事然皆驟合而俄散暫從而倏橫終不免中秦之禍何也則是秦以計愚而欺之也秦之取諸侯也不專取之也取之而時以與之故亦不專爲戰而時與爲講不專示其必勝可畏之形而時亦示其懾怯不自必之勢使六國譁駭失據若講若戰謀皆不能專而秦以得其志矣其攻韓也今年取我宜陽明年與我武遂今年與我河外武遂未幾而敗我伊闕其攻魏也今年取我汾陰皮氏明年歸我焦曲沃攻楚無虛日而或厚賂之至與之上庸之地釋趙而遣質講楚而結婚使車縱橫於諸侯之境亦皆重其幣佞其言秦取之而亦時以予之攻之而又釋者是其愚諸侯而侮之也諸侯之心雖知虎狼之秦搏取怒噬以窺天下見其方操之又縱之方見攻又復講焉故狐疑隕濩謀不自必而苟且之心生矣謀不自必則無堅久之慮心乎苟且則其勢可以劫而取甚矣夫秦之愚諸侯如戲嬰兒於掌股之上而諸侯見愚而不悟亦深可笑矣哉秦之取者七八而予者二三取者尾閭予者畎澮受甘言

之佞苟目前之安明日之患不暇計六國尚爲有人乎
不獨是也欲攻安邑委宋於齊尋以破宋罪齊欲攻魏
則以南陽委楚未幾以塞郢阨罪楚張儀商於之事商
鞅公子卬之約藐焉無人視敵而諸侯亦卒無以卻其
戲侮之者吁可嘆哉使六國有賢王焉輔之以智謀之
士明言秦之情而告之以其必至之患親仁善鄰爲不
可侮之備則秦將終身沒世不能自說其不信之罪諸
侯不出此而秦由此乎終如其志亦諸侯可以愚而侮
之而後秦侮之歟古所謂知彼己者秦幾矣

秦三

秦旣已一天下隳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欲以傳之無窮
二世而亡之或者罪秦以不明取守之道怪其不以仁
義守之是以速亡愚獨以爲不然秦之爲秦也有六國
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况天下乎秦之
先起于西戎之僻漸進而與中國齒其始也雖無以大
過諸侯而未得罪於天下也自六國忌其彊欲擯弗與
通則於是慨然發憤求自彊之術世之媒富貴之士不
皆原始要終爲後日無窮之計者鼓其說而作其氣惟

富彊是務而求勝六國切切乎志於彊而心乎勝不暇
問其他張儀以口舌進疾已兆矣商鞅以其慘刻不仁
之術用而厚其毒秦之俗如狂陽內盛之夫脆之骨豐
之革跳梁搏擊而其脉寢微人遇之非不健勇可畏而
盧扁已借憂久矣秦民之耳目心志習尚惟得是計惟
詐是爲處彊而置人於弱惟是爲務蠢然趨然不能自
已六國未斃而與人抗衡則固君民之間併力一意不
敢少懈以蘄遂乎進取之計有秦而無六國則非特君
不能安其俗而民亦不自安之也民不自安其俗未有
能帖然而無事者而其粗可以僥倖覬無事必其國無
隙而後可而國不能必其無隙也如國何如天下何故
曰秦有六國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况
天下乎

朱温

唐開平中朱全忠令蔣元暉殺昭宗自立爲帝國號梁
陳子曰吾讀春秋而得仲尼之心仲尼之心其爲萬世
慮者甚深春秋一經爲周作也其所以憂後世亂臣賊
子蓋切也惟憂之故防之防之且通之防之使有所不

敢爲而通之使有以自慰而死其滔天無藝之心是意也蓋熟讀而精思乃得之夫周自平王之東蓋日以就衰幾不復振矣而大國虎視其地十于周而其民百者有若齊晉秦楚小國諸侯不惟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見侵見襲且滅其國俘其君無歲無之而駸駸乎改物之舉矣至孔子而彌甚意曰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視昔耶於是筆削春秋以示萬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齊威晉文莫彊焉仲尼筆之于經貶之不恕也而終予之觀聖人貶二君之意所以嚴君臣之分貶之而復褒之所

以通予奪之法威文之在當時其競莫禦甚偏矣一於貶歟後世有競彊逼近之臣如威文者必曰賢如威文宗周如威文經終不貸矣吾何賴是絕其自愛之心而趣之爲無君者也故必正色予之而後後世之臣往往以威文藉口以服天下而天下察其威文如也而予之聖人之於威文其曲致其防而通爲之法者凡皆爲後世計也而後世亂臣賊子嘗不知聖經意而其臣亦非有得於春秋者往往以改物爲快而斷焉莫遏其無君之心如溫者神器則已移而無君之心已酬矣而亦終

自擠於赤族之禍太史公曰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殺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臣不臣向使溫少得於經而其臣有讀春秋之士終身甘爲威文于唐挾天子以令諸侯假仁義以號召天下天下英雄孰能與之抗唐亦周而已縣縣延延擁虛器於上而糾合一正定襄王郤彊楚之功拱挹而有之而尊富壽考子孫燕樂蓋孰得而睥睨也哉釋此不爲必欲化唐爲梁溫向之以雄彊稱而羣雄莫敢議亦以戴唐爾一日受不義篡弑之名以立于天下天下之心孰肯畏無唐之朱溫耶溫之赤族不在亞次入汴之日而在元暉割刃之時決也然猶跳梁躑躅數年再傳而後亡以地則大以兵則彊而其狙詐雄暴獨優於人而羣雄皆齷齪不見天下之勢其交不合其志不果故必待亞次而後假手焉噫忠孝之道人心所固有雖唐末大亂之世而是心曷嘗一日泯想溫之業旣成之後天下之腹非陰議日鯁鯁焉有待乎英雄起而亡之楊師厚其臣也方溫之肉尚暖而已豚犬視孺子矣卽師厚據有魏博之

心窺之及溫之生也力能斃之其起而乘之何後之有
昔者侯景逞于梁一旦廢簡文郭元建景之腹心且謀
主也其言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今乃爾是自危
也設簡文在景奉之猶足以劫制江表簡文見廢則景
乃負乘之小人懷璧之匹夫其誰畏無君之侯景耶古
今君臣之分其幾如此皆不逃吾夫子所慮項羽弑義
帝高祖爲縞素或勸曹操自立曰是兒著吾爐炭上古
之英雄其知之審矣其亦偶有合吾聖經耶

蕭望之

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剛風勁氣在漢鮮儷然卒爲恭顯
所殺班固以爲近古社稷臣陳子曰古之所謂社稷臣
以死許國而不可要以必死事君而易於死非徒無補
於輔導適足以肆小人之惡而使國無所賴耳范蠡深
謀二十二年然後能報越以刷會稽之耻則曰主辱臣
死所以不死爲此事也崔杼弑君或者疑晏子以必死
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非其親姬誰敢任死衛獻
公之復也由子鮮甯喜倚之右宰穀曰子鮮多而能亡
於我何爲及獻公殺甯喜與穀子鮮果無所爲而亡之

晉然則事君者不惟社稷之計倖倖焉以死殉國否則去之此尤爲姦人所料而墮其術故子鮮不免於去而恭顯置望之於獄而望之仰藥死望之死而更生堪猛或誅或逐元帝無復有治平之期社稷之臣果如是乎使望之居羣邪之間堅忍徐伺無輕所發以待帝之覺寤去數小子不難矣此予所以爲望之恨而嘆范蠡晏子之風鮮能追之者

僖負羈

晉文過曹曹不之禮僖負羈妻曰公子必得志盍早自貳於是饋殮置璧文公果伯而厚爲之報人皆賢其妻之先見而是負羈之從善然居其國而外交以邀後福君子所爲固若是乎旣而文公入曹亦以不用負羈責之而報其施魏犇顛頡怒而蕪之陳子曰負羈過也公亦何爲喜於此而遽賢之耶衛綰不見太子而景帝悅文公之喜負羈一已之私耳亦非賢君之度也負羈圖報而得禍文公喜而厚之適以禍之魏犇幸免而顛頡被誅一舉而起三惡婦言之不可聽其效如此哉

主父偃

海濱集卷之二十七
七
執仇許客者必窶人子而援溺之惠不可望於千金之
家人惟不甚自惜而後蹈危以有爲有所惜則有所畏
所惜者愈大所畏者愈重此人臣之節所以競挺於下
僚而銷爽於高位也主父偃自布衣上書諫伐匈奴而
武帝悅旣而勸築朔方以爲滅胡之本偃之前書何芻
狗之遽也當是時帝以爵祿籠天下士而尤銳意武功
偃官尊位寵惟恐一日失帝意以失所有也顧可以中
其欲者無出武功耳士以患失爲心鮮不喪所有而敗
人事哉劉栖楚諫君額叩龍墀及人李逢吉黨遂爲小
人之雄人以栖楚爲僞於初非也其初未有所顧惜故
視名節爲重而顧進退爲輕及夫權臣誘之利祿媒之
昔之競挺敢爲之氣轉而爲儉佞用矣

甯莊子

古人言天求其理之不可以爲僞之者言之也而或者
竊之以濟其私 或竊之以欺人而君子未嘗不窺其
情僖十八年邢與狄圍衛衛與邢同姓也邢劫狄以伐
之罪不可逃孔子人之旣誅之矣衛欲雪此耶而國方
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無道天欲衛

討邢也於是滅邢二十五年書衛侯燬滅邢名之者貶之甚之也邢人而衛名惡浮於邢矣甯子竊天之言以逞衛侯之忿以斷國人之疑可矣不知當是時諸侯雖無伯校德量力衛與邢未能相絕也其可爲伯之事乎其謀之也禮至以昆弟仕而譎之伯討類是耶禮至之惡與甯子均丘明惡禮至而不及甯子丘明亦受其欺耶不然誅賞不公矣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二終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三十三卷

策問

丁酉楚州秋試策門 乙酉秀州秋試策問

吳門芹宮策問二十一首

武舉策問十首 定海縣學策問

三十四卷

易說

無妄

屯

同人

大有

豫

蒙

需

夬

姤

小畜大畜

復

噬嗑

革

比

卷之三十四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三

策問

丁酉楚州秋試策問

有其名則二而其勢不可不一者文與武兵與農是也天下之政無大於此古之所以治未始岐而二之也後世相視氷炭矣乃欲其治之如古何哉古者入則公卿出則將帥其君子皆雍容揖遜而習熟於射御戰陳之事士卒之間亦或悅義而知禮故無事則相樂其安而有警則不憚其勞降及後世乃有毛錐安用歎不識

丁字之偏古者釋兵戈則農置耒耜則兵凡比閭族黨
州鄉之民隸于司徒者軍旅或起則驅之於伍兩卒旅
師軍而不攝故民不窮而兵不驕降及後世乃有畏兵
如寇讐疾民如草芥之患然則古之所以易治而無弊
者實本諸此後世分之而其弊不勝其間有志之君救
之得其道僅可以自立而其治終視古有愧焉

巳酉秀州秋試策問

問人情警之則不惰而銷患者於未然總文武以爲治
宜無急於此或者後之何哉漢文射于上林親屈細柳
不講於代來之初孝宣本始之詔牧民化風纔及郡國
二千石而已二君七制之盛舉一則置一緩其所當急
略其所宜詳姑勿論是周之成王詰戎之戒尾于立政
之書董正之術舉於四巡歸周之餘吾猶惜其有姑徐
之心焉 主上祇承堯舜之傳同心一道以纂聖統嗣
位之初未遑他務 明詔首頒戒敕中外之官將帥之
臣丁寧委曲不啻察父誨子以計其家者凡輸忠竭誠
率作興事洗心滌慮勉圖職業既導之以所當爲至因
循玩日怠忽荒政徇私奉已請託楛尅又禁之以所必

不可爲且曰副 朕倚毗報 壽皇聖帝之恩又曰事
不素備何以應卒兵不素練何以待用則奉親保治之
心眷注有在文武之官可不思責望之厚少裨志養之
誠體苞桑之念索衣裘於未寒乎夫君以言論下不徒
言也必有以繼之而要其效也主上初正急所當務如
此周漢之君無足進焉 王指不匿之後宜無不欽承
不應以求稱 上意然天下之人賢否如十指恪勤競
勸者少苟且誕謾者多勉勵於暫久或怠廢則致察於
勤惰淑慝權之所在非一人聰明之所獨任是將誰屬
歟心迹情僞之間至難見也將旦旦而察之人人陞黜
之歟抑懲一可以警百所旌者寡而感發者衆自有道
乎請鋪繹古今之失得與繼此可施之要以暢祗若休
命之風抑副 聖心所欲悉以見諭將有以復于上

吳門芳宮策問二十一首

問小宰弊吏治以六計皆以廉爲本晉執政多賄故悼
公之後不復能伯士大夫食君之祿者玉雪其操行以
赴功名之會而爲大吏者要當率屬表下尤不可卑污
自棄固也然賢否之冰炭故趣操之霄壤往往齒仕版

者功名之志輕而漁取之念熾三代而下拔葵掛魚却
四知金受一大錢之類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蓋其貪者
猥衆廉者則可貴非耶今日堯舜在上此風宜熄而吏
之貪饕黷貨漁奪侵牟猶復疵政而病民仰勤 聖主
之詔謂躬率之未至歟則主上儉德之孚凜凜漢文之
上謂教化或不必此法禁以濟之歟則主上嗣服之初
嘗申祖宗之制治其一二焉而習俗猶自若何歟夫州
縣之官總於守臣統於監司而分職於外者內之達官
實司其進退夫所謂總統而進退之者有不禁禁必聽
不錄則鉏而去之爾自此而上苟或不固其守其權重
上故其取豐且易其勢崇故其敗難其足以疵政而病
民大矣似不可詳彼略此也今欲清白之行自上而下
一從聖天子之所欲無愧周小宰之所職而不至踵晉
卿之弊必有成說願詳以告

問得之也難則失之不易來之遲則去之不速昔人論
創守有是言矣然求之方冊其合否有可疑齊威五伯
之盛經營其業蓋亦甚勤矣攷之春秋北杏之會書人
說者謂始疑其不可不可也幽之盟不言公說者謂外內

海清集卷之三十三 四
察一疑之其成之難且遲者如此晉文之賢下齊侯者
反國未幾城濮之役定襄王服楚師一戰而伯則可謂
速且易矣然齊威之後不復競疆而晉之伯諸侯與春
秋相終始乃與前輩之論相反何歟春秋而下漢唐莫
盛焉高祖仗三尺攬羣雄親與項籍爭一旦之命敗北
者蓋十九繼以燕胡淮南之變老於兵間僅定漢鼎其
難而遲又非齊威比乃能垂祀四百天下帖帖戴漢其
間非無悖逆陰謀之人終不能劫斯民思漢之心使之
從也唐之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如摧枯拉
朽如拾諸塗天戈所指惟遼東僅遂旅拒其餘解辯執
贄率爲內臣興起之速而易視晉文倍蓰而其垂世久
近已謝兩漢外則夷狄之難繁興內則背叛之變代有
其不失舊物者亦幸矣雖號爲振拯者猶倏起而驟衰
或者養成其亂又挺之使熾也二代之難易遲速衰盛
如此其不同又似與齊晉異何歟姑置此將以垂裕論
之歟則唐之憑藉扶持視漢之規模似無所愧以寬仁
較之歟則援民於虐燄秦楚隋氏均也而晉之與齊何
有茲二者儒者爲有用之學非王伯不譚夷攻四伐興

衰之殊必有至當不易之論願聞其說

問業文非古也至漢頗以是命官爾後以文取士立爲定制文而弊古無是也至東漢漸衰極於晉宋齊梁陳隋唐初猶踵徐庾駢儷纖艷之病韓柳提衡而作正元元和之文乃無愧西漢自武德正觀以來凡更三變乃始近古其難哉後世之文久則必弊救弊必有其人本朝繼唐而治士不業文而進世且耻之故科舉取士足以奔走天下英雋名公鉅儒建立功名多出于此文乎文其不關國體之衰盛繫士氣之厚薄哉國初之文五代萎靡之氣未除也士君子思革其弊穆修柳開倡爲古文天下倣之往往用意過當聱牙僻澀至不可讀歐陽公力去其弊蘇長公自科舉出亦嘗爲梅公言之二文忠之救弊其視唐之韓柳難易如何孰優而孰劣耶今者文弊甚矣識者厭之至司文柄者建白于上革其繁冗禁其支離無容妄意所見以議祖宗誠中一時之病雖然天下事弊于徂尤病于懲徂則縱懲則激以古文言之韓柳之下爲樊宗師爲孫樵又有下二子者焉而文漸弊穆柳之意善矣其後乃有劉輝輩非歐蘇

逆救其將然其無乃欲救其弊而甚之耶今日議臣之言不容復議士苟不明其意懲之太過則繁冗或爲窘縮支離或爲拘忌祖宗之事在人耳目不一寘諸心士不畏懦苟簡則且榮古虐今是皆不可不預計者伊欲不弊于徇亦不病于懲文弊盡去如議者之見而弊不生於慮外何術而可鑒已然而圖未然學者本務其詳言是無以有司爲私憂過計而少之

問所貴儒者之學以其異於淫巫瞽史也彼以技吾以道技用之必窮道無自而能窮技之於道遠矣彼曰金穰火煨枵中則虛吾則曰災不勝德修誠可以格天然適者之旱自夏而秋民心瞦瞦主上側身修行如周宣六事自責如成湯而郡太守禱祠所祭無虛日誠與物俱至宜應不旋踵而感通之不速何歟豈巫史之說亦有時而信歟夫旱乾水溢有請于天君相守令責也而民庶致祈佛老者雜然靡所不有甚者怪誕之人亦欲乘時而售其妖妄僥覲偶然而邀敬于世古無是也而流俗則然縱之歟抑少抑之則視乎今旣秋矣雨無益于漑者至廣賑救之策不可不急講浙西八郡仰食

江漢長江集卷之三十三
者不知其幾而粟之籍于常平僅三十萬石被旱不無
輕重而獲中下孰者甚少自今至來歲食新其日月甚
長吾之術不過賑糶以防踊貴賑濟以止流亡必也不
出三十萬石之外何以兼足而後善常平所儲之外曰
勸分曰補官曰通販之類可舉而有益者何事諸君優
游庠序篤道正俗其學粹矣荒政非細務可無講之有
素用之不窮之術願併言之以備採擇

問利害之易見者人知之人言之興而除之不難也利
害之易見或者援害以沮其利而指利以庇其害利害
始膏昧不可言方是時非明者不能有見明矣而勇不
足猶無益於行也 國家駐蹕臨安按引楚屬以給在
所大江去臨安七百里之近雨小愆期而漕之不通漕
河之填淤不浚者數十年矣浚之誠利也而議者憚之
時非以其動衆而費財耶動衆費財誠未易輕犯而漕
河之決不可不浚也蓋其勢而然是非援害以沮其利
也乎浙西澤國也自昔多病于水疏道淳渚昔者最爲
急務自頻歲之旱執家大姓障陂湖以爲田日廣于舊
今未見其弊也脫或雨水泛溢則於疏道淳渚以爲民

田之利者無乃病乎彼規利者之口必皆以增賦稅爲言而郡縣之間或亦甘其說邀諸人彼其爲利果足以償其病民乎是又引利以庇其害者伊欲究利害之正而亂名實者不容其喙通漕渠之淤而復陂湖之舊勇爲之而不顧是豈無至當之論願與聞之自漢唐以迄本朝建言通河渠之臣歷歷可攷而陂湖荒蕪之地佃者有禁又法意也置不問可乎夫大旱之後於浚河則宜而規廣其田者皆動其心在今日尤不可不講故舉以爲諸生問

問諫君臣職當然古未有尊卑之分也舜之時怠荒之誠益陳之慢遊之誠禹陳之禹益非大臣歟伊傳周召之爲相訓誥之作不一而足非諫歟工以藝庶人謗賤猶諫也况策名居位者後世以諫名官示吾急於求言而有所專與古雖異而同然言而當聞而受者常其苦難今主上親擢臺諫妙柬其人使耳目之官與腹心之佐相維相資共疑至治邇者復國初之制置補闕拾遺之職亦親擢而妙柬 聖君納善求諫勤且博矣其欲疑至治而立於無過之地不食息忘可知也然臺諫任

江漢長卷之三十三
九
國風憲其於諫諍抨彈二者彼此詳畧亦猶有可論否乎臺諫職抨彈遺補則諫而已議者固自有意抑兼二者之職如臺諫其於理體利害果如何孔子論諫曰吾從諷至其言比干列於三仁其與直也又如此陽城爲諫官言事於數言之後韓歐立論咸以爲非稽聖賢之言將孰從德宗時言事者細碎不足采城默不言一言則救陸贄沮延齡相可謂無負而秉史筆言細碎者又退之也其屬意似有在歐公之論竟不以城爲是韓激而云歐豈亦有爲耶孔聖韓歐之言取以爲職諫者之法其去取如何諸君行仕矣設爲臺諫爲遺補必有定守因論諫併欲聞之

問小家戒宿春有十金之產無卒歲之儲感如也臨百里而邑撫千里而郡而府詹竭涸入不支出可乎郡邑古諸侯之國其權不爲輕縣官所以藏富天下倚爲裕足之地者非此奚賴况民社所寄有政有化非止財賦出納而已而今之郡邑以財賦爲病專意于此猶惴惴不足視政化何有迺者天下之邑不可爲者十八爲之令者巧取豪奪之術用之不暇諱監司郡守習見無可

江清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奈何可歎也今天下之郡不可爲者十四五爲之守者
或亦出於爲邑者之計達官臨之漸亦習孰是寧可不
思救之承平之時財之留州者不少於上供送使此不
惟無事之時郡邑優裕得以撫治其民一旦緩急足以
自支而不深貽朝廷之憂趙清獻守越而旱募民興役
民得食而百廢舉非郡計有餘何能爾富韓公守青活
河北流民四十萬處而食之沛然也亦豈窘匱者之所
能及今之守宰平居無事往往救過不暇而水旱盜賊
之虞古今不能必其無有者果可恃乎人之疾其始受

之也有由而今已之也有術良醫則洞知之夫有一疾
則有一藥天下無不可醫之疾亦無不可救之弊敢問
今日郡邑之空匱其始受其弊也何由而今欲已之也
何術仕優於學孰不志乎醫國苟膏然於其所苦之原
而泛然於其所用之方則弊何自去和扁肉骨之術世
必不乏患不求爾諸君切於憂時此其索言無遜將有
以獻于當路

問衆人指已然儒者究當然已然者事當然者理也求
理於事之表予以訂所見而蓄勵吾有用之學蘄乎他

曰不費其施儒者其可捨理論事哉春秋之初齊莫彊
焉齊衰而晉彊大西則秦東南若吳楚皆大且嘗彊矣
齊威霸天下也自服楚始非楚大而難服故歟而晉在
威公時不能齟齬其間自滅虢虞之後寢大而彊則
齊反爲晉弱奔走盟會與諸侯無異僅偃彊魯衛間爾
使孝公之後復有君如威公其能伯諸侯而使晉之聽
已始已之聽晉乎秦形勝之國也而晉據天下樞兼形
勝用之其視西鄰往來酬酢不直十六七秦卒不能逞
於晉秦之兼諸侯也晉已爲三使晉猶一也雖三而合

也其能禁秦之兼諸侯而秦之擅天下晉能之乎若夫
東南之吳湖江舟楫是其長技吳子用之入郢之舉勝
齊威之所不能勝其後闕溝中原怖齊怛衛晉之彊大
不能取長於黃池而斃吳者越楚與晉齊不與焉使吳
衡行之際無勾踐議其後其果能伯諸侯紹威文之業
乎或曰管鮑隰朋數子不世出齊何自而復振晉之屈
於秦商鞅范雎白起之徒中國無之也詭專而胥死吳
不得不破是固然矣設使管鮑起孝公而見用商范曰
起之在晉胥信而詭疎三國當如何其能得志不至如

今之所聞歟設使諸友當數子之任其輔三國賓秦而尊周其術又如何置當時已然之事而究古今或然之理政將以觀諸友志之所嚮幸詳言之

問曹沫之劫盟程杵之立趙孤古傳之而左氏史官也爲春秋立傳不聞筆此楊子雲投閣之事漢史書之甚著而可信先儒乃疑其無有夫信所可信置其所不當信學者急務則左氏不書三子于傳先儒疑投閣之說學者孰從

問事以法舉法或弊治之在法法行而人弊之治之在人法以人弊而且治其法則雖歲變月議也何補國家仕進文法試吏而改其秩必舉者伍人凡未應格不可妄冀非固齟齬其塗以抑其進蓋將以勵士夫廉能之操重達官激揚之權卽其所舉與舉之者可以交觀其賢否法之良不容少議比歲以來用法寢弊有挾者必舉孤立者不省有挾必舉則罷汙者征往冒進孤立不省廉而能未能陸沉由是用未必才才未必用何以辨天下事士大夫患此久矣未知所以救之之術雖然果法弊歟抑人弊之耶弊在人而非法之過輒欲歸咎於

法寧能有益乎或者曰書考之久者可置是而權要之子弟抑而損也使夫士之仕徒計日月而已則旌別之術廢旌別之術廢則賢不肖混淆無章矣漢楊惲唐李德裕輩又非權要家乎本朝名臣子孫事業焯焯者不可縷數今一變之不幾去小不便而得大害因咽而廢食乎至有建白于朝欲試以制誥法律者試以法律是銓也銓法之設爲無舉主者爾用之一舉主及格之人大似未允制誥之文就令工此他日未必不爲虛器徒爲是紛紛然則議者之言孰爲可用於今日緊欲因仍舊法則所患乃爾改絃易轍以救其弊未必有益誘其法而治之固不可人之弊法久矣將以革之何以爲術今欲使法不變而弊去無紛紜之患而下無怙勢沉滯之虞舉於人者之必才而舉人者之必當其必有要而易行者諸君行仕矣論天下事宜若素官願攄平日所見而言之

問書蕩于秦漢四百年文物寢盛而君子之論文章取西漢而已至東京不論也夫自秦而漢學者伸於久鬱宜其文之盛文之寢盛宜見于積久東京繼西漢而治

宜其愈盛而遽衰何歟西漢之文信盛矣韓退之以孟
荀之學去取千古其於二百餘年之文又特取司馬遷
長卿劉向楊雄而不及其他西漢文士未可一二數載
于傳可攷也其文似非後世所及而退之去彼取此其
意安在退之之文其視四子果能伯仲否耶較之西京
多士其果足傲睨而陵躔乎班固爲西京之書其繼史
遷似不甚多愧退之猶不比數其意非例以東京待之
耶諸君讀班史熟矣其不及四子者安在使退之秉西
京之筆將不止如固乎試商榷之

問言古者驗於今武帝之進士大夫有是言也書亦稱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然則攷古而宜今乃有用之學虐
奉榮古君子病之亦何有於世務夫以道而言古今一
貫也卽道而形之於事紛然不齊古封建也而後世郡
縣古肉刑也而後世笞箠若什一二稅之殊若賢能科
舉之異以至禮樂之用兵農金穀之計凡見于品式節
目巨細詳畧援古而校之今同者無幾然則學古之士
何術以施之於今不至於遵古而泥違古而悖乎君子
之論士必曰博古通今博古通今捨圓冠方屨者誰望

海峽集卷之三十三
十五
珠言八十
茲所以有是問也毋略

問天下之事泥古不必便今徇其名不若旣其實三代而後膠于泥弊于徇而貽患者多矣至是則改過無我者乃帝王之度成王不歸周公漢祖不止六國封乎昔也疑今也新逆刻印未已輒銷繼之壽周祚之脉而定漢家之鼎其不繫此乎曩者議臣有請屯淮南之田期以復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救今日養兵耗財之弊行之數年本始之謀回餅捕風而民以被擾告兵以不樂聞壽皇聖帝審言者之悠悠也罷去不疑兵欣然而歸民帖然而安而郡縣之吏亦免調護耗蠹之患聖度無我高出周漢之君之上顧豈泥古徇名者所可擬議雖然財之耗於兵極矣荷戈之士一不知負耒者幾家可以奉之救此之弊舍兵民之外幾乎無策而兵民之難合自五代始唐初猶以府兵疆府兵寢弊則婁郭韓重華之徒出而收屯田之利夫以府兵近州法太宗行之而便屯田沿漢法諸公行之而利唐去今未遠也不聞其泥古而不便於今徇名而遺其實何歟意今行之有未得其要歟將所屯者非其地而屯之者非其人歟抑今

日之視唐又有古今名實之間不可膠柱歟或者謂法
行之貴久而執之貴堅王介甫爲青苗助役非不堅而
又拂衆遂非貽害甚深長也今以屯田之不便罷之軍
無間言而淮人鼓舞欣躍則益知介甫之久而堅果繆
矣然養兵足國之計屯田之外猶有策畫可講而行行
之而無害者乎願聞此以備謀國者之有聞

開士之節貴靜退其出爲世用也貴自知仕止六百石
過是則引劾而去士之靜退不當爾耶入關之始所望
令校書以通顯爲可弔又何其自知之過厚也今士大

夫才諳學問當不愧古然其於靜退自知之間猶有可
議以獎習俗伊欲進而知止不欺人以所不能有以息
躁競之風革夸誕之習其端本于上者何術而可

問太史公爲史證周生證夏無且載褚先生之文不一
而足歐公五代書資劉義叟而宋公之唐書多取小說
至司馬文正擬左氏作資治通鑑於書乃無所不取四
子者之於史號擅其長者而皆不專己意於人之言掇
取而備收之其本原于經者何自請詳述其意

問詩頌文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士之多王國賴之

而天之純佑者在是舜之時黎獻共惟帝臣仲尼稱其治乃曰有臣五人武承文之後多士未愍也亦曰九人而已於焉發才難之歎則五臣九人而外非才歟申命用休不我庸釋之意又果安在漢之君勲業之茂者孝武而建中興之功者宣帝也史述二君得人之盛在西京鮮儼武自公孫而下幾三十人猶謂有不勝紀者宣自望之而下亦二十餘人較仲尼之言虞周多矣而漢之治果舜武班乎武之於宣其人才似過之攷其政治失得人民耗息華夷衰盛論者每不足於武而於宣則無間然得人之效重有可疑又何歟東京至順帝漢業益衰無以議爲也一時賢才承風咸事李固而下二十許人見于范曄之贊者皆英雋課功計效設未及虞周之盛猶當振起炎圖之墜緒紹復武宣之不績而無益於寢弱極弊或者激成天下之亂也不惟賢者無益於國小人得以藉口而天之生是人必不苟也顧乃爾又何耶諸君師孔子之言而深究二京之治亂請深述聖人之意而鋪繹三君治否之迹賢才之所以生于世而用于上者其定論安在

問聖上受守之初詔天下言事古關門達聰意也章陳
公車蓋無虛日其間豈無新豐逆旅切中時病十事九
律動見晚之歎者何以待之歟若夫迂儒曲士乘間抵
巇汗漫其辭譎張其說者又何以處之設諸君有言於
今天下事枚數而切論之何等最急其所以興除利害
講磨政化先後次第其說又將何如

聞仲尼化工六經日月也古今莫加損焉去仲尼既遠
孟子乃著書明道孟子非得已者使其爲顏子則書不
必作可也有聖人爲之依歸有六經爲之講貫於是焉
又爲之書非贅且僭歟或勸退之著書退之辭焉曰俟
五六十爲之然卒不著書也自今觀之何害爲退之楊
子法言文中子中說皆擬論語而作議者譏之然雄旣
死而法言盛傳通雖死中說終不甚顯世猶以家教嗤
之二子之書傳否顯晦其優劣竟安在雄之書愛者惟
侯芭亘譚二子非能輕重世者而王氏之門人皆唐初
卿相大臣其傳否顯晦似不應如今所見也如何三子
之著書與否得失優劣又如何併陳之

問道載于六經世用之有得失其迹著于諸史本末之

兼舉精粗之備究也必於學焉得之微而士大而帝王一也然帝王之學與天下異取法於經取鑒于史致天下治安祖業延洪而已誦說繙繪云哉 主上天縱睿聰家堯舜而師之六經之學心成神解久矣臨御之始取治道於經蓋無一扞格方且命講筵之官進讀三朝寶訓寶訓之書六經致治之成效也得於此則合於彼矣邇者言事之臣復以資治通鑑爲請上可其奏命與寶訓更日進讀夫豈不以有所法不可不有所鑒歟是書也叙于 神宗皇帝吾 壽皇聖帝尤重焉闕殿以

請之今日之治謂非是書之功可乎然其書以卷言乃二百九十四以始末計至十六代千三百餘禩治否成敗雖曰該歷代之史猶爲浩繁未易悉究故言者期以十年夫爲治計無窮十年未爲甚久也敢問今日進讀之官於通鑑之書猶有可以效樞機挈維綱以裨 聽覽者乎諸君行奉大對其於是書窺究紬繹熟矣可無鉤元撫要以進備採擇者乎則將何言其見教焉 問國是不可以不定國基不可以不裕國威不可以不振國之有是宰執持之侍從臺諫言之而本朝宰執與

言語之臣多相矛盾中間合而爲一初無可否祇以成
權臣之專然則國是果何自而定國以民爲基基固則
國安任此之責非監司守令乎今日精擇監司陞絀守
令纖悉不遺而民猶告病民之病困於窮匱而經費有
常 國家恤民之念日切于上而不容以予民者結其
心則國基何自而裕紹興中北虜請和正以諸將乘屢
捷之勢雄眎中原敵人懾爾當時 朝廷亦有尾大之
憂今日將帥遷絀不異郡縣立國至此可以無患而大
將威名烜赫無著聞者則何以使四夷知畏然則國無
尾大之虞將而將兵而兵使威振于內而敵畏于外又
有道乎

問根本之地用兵者之所謹高祖爭關東而關中付之
蕭何光武起河北而河內付之寇恂自古知兵者莫急
於根本之地而謀人之國者亦務攻其本根袁紹不能
用田豐之言以取許唐太宗不能用李靖之策以取平
壤君子皆有遺恨然高祖用之於彭城尋以敗歸慕容
垂用之於魏珪魏亦小挫而復振王檀劉鄩不能得之
於晉陽莊宗乃一舉而入梁檀之與鄩不足以望莊宗

固也而莊宗乃過燕王漢祖者耶成否果係乎才歟抑其事固有幸不幸歟諸君學兵者此最兵家之急務願索言之

武舉策問十首

問兵詭之道也用之而不窮者可以橫行天下尚論古人能盡此者鮮矣韓信之下趙李左車請於陳餘欲斷其糧道謂二將之首可致餘不用其策信耳乃得以成功使餘用其言信之兵其能舉趙乎使趙用左車則夫背水陣立赤幟之計其可施乎將二將有所謂不窮者非左車所料歟蜀自先主歿寂不聞聲魏人不虞之時似可用奇矣魏延請于孔明欲以精騎襲長安魏將不武必委之而去然後孔明大軍繼出孔明不廳也延痛惜其言之不售果有街亭之衄孔明不善用奇者耶是時魏將司馬懿號知兵使孔明果用延策懿將何以爲計孔明之所慮者安在而瑟縮不決如是耶信之兵輕用之而卒勝孔明重用之而終敗豈二人之才長短不同或用之窮不窮異乎卽已然而論其或不然蓋將矣觀諸君得於兵者

江漢長策文身卷之三十三
問戰以車古也今之論兵不敢復議得非以唐陳濤之
事乎陳濤之敗意非車之罪房琯迂儒疑不知所以用
之也夫制騎之衝突非車何以夷狄騎也中國多徒徒
所倚以爲固非車何以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
營故能困漠北之虜馬隆爲偏箱車鹿角木屋隨地而
施破木機能通涼州建一代之奇勲或者曰國家行都
於吳吳湖江舟艦之地車戰尤不必議然吳在春秋巫
臣之子寔教之車戰闔廬夫差得以敗彊楚通上國幾
伯則亦用車之效也似未可以一房琯而置古法不議

敢問今日制騎兵之術用車之外有可恃而必勝者歟
異用而勝者何在漢晉二子以此制敵策勲而他將皆
不聞用之者何故唐則致敗又果古今異時不可膠柱
歟諸友罄所見言焉將採之以獻當路
問兵有衆寡衆難持寡難支用寡而能支則可以有功
用衆而能持何向而不克矣古者用衆而敗者固有而
粗能持也則固無敵兵法是以有十圍五攻敵堅敵擒
之說而以寡取勝亦不乏人敗于寡者皆是也故將兵
者不得已於用寡而樂於用衆固也而勝敗之迹異則

海濱長卷文集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能否之不同也秦之攻楚他將以二十萬而敗王翦曰
非六十萬不可夫傾秦國之衆付之一戰而翦遂克舉
楚至符堅之南兵至九十餘萬淝水之衄何至狼狽如
是而堅尋以亡秦則用衆信不易矣李陵之果銳得士
死力又名將後也以步卒五千涉血胡地終以降虜辱
漢陵之材似非曹然者固宜知以寡犯衆不可以爲常
其出也非惡有所屬而然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若馬
隆之於涼州自詭滅賊募衆三千木機能莫禦也涼州
以平則又豈不得已而用寡者歟諸公學而得於兵之
深必洞曉于此凡兵之衆寡用之各有其法歟抑臨事
應變不可喻計乎臨事應變之說人知以此藉口翦用
之秦隆用之晉夫豈果不可喻計歟願詳論四子之得
失撫其定說以見論焉

問事莫不有法况兵乎法不善用鮮不敗事兵法而不
善用之其患豈細哉古之兵法如韜畧如孫吳如司馬
尉繚之屬可謂備而密爲兵者捨是奚學求之古人讀
父書傳者卒敗趙師按古車戰者亦有陳濤之衄顧方
略者乃克有功學萬人敵而不竟亦復所向莫敵其相

反乃如此何歟荀卿儒者也其論兵以附民爲主而孝成王臨武君爲之屈卿亦言之爾使其一試之其能有濟乎陳餘亦不肯用詐謀奇計意二子用不用殊故荀言爲至論而餘竟就擒不然卽其所言探其所守彼此成敗其能大相遠卽書生料敵情萬里與夫頗牧禁中者彼蓋未嘗韋絕是書而身履其事也其於兵法顧乃深有合者何歟李靖之教侯君集謂其法足以制四夷外此不肯盡其術靖之於兵法制四夷之外猶有所未盡者歟今攷問對之書其止教君集之法耶抑亦盡其所謂不盡之術歟諸君學兵法而有得必有見於此日之用今日之所見者也願備陳之

問國之疆弱以兵兵之勝負以陳言兵者首陳法陳法不定而專言攻取分合奇正之術是猶不根而枝不源而波奚可哉昔左氏傳春秋其於諸侯攻戰之際書陳法不遺焉自拒之左右卒之偏伍楚之中權前茅齊之驅貳肱啓之類載之不厭其詳其意有在後之史所以備載兵陳之說非丘明起其端歟然攷諸歷代置陳之法未見出於萬全而可以垂不朽者項羽號善戰挫漢

師蓋十九觀漢軍之破成臯斃曹咎乃望楚軍則走險不暇其後英布得其法漢祖猶畏之以其如羽之陳也諸葛亮之用蜀南平孟獲東懾魏師雖志不驕以沒其布石以寓陳法識者以爲常山之蛇雖然羽之陳摧拉奮銳其勢不可當氣衰意奪人得而制之是長於攻取犯堅要非不可敗者故費將軍終勝之而布亦卒於就擒亮陳嚴整堅重其勢不可犯然緩於逐利後於赴機終不能大逞於敵所謂節制之師不大勝敗者歟要之用於紛紜彊悍之敵使其未死未必得志然則爲陳之法何以使在我者不可得而敗加諸人則可以収奇勳挫堅對歟羽亮各用其所長爾精於兵則可以兼而用之歟李靖之論陳法詳矣校之二人其工拙有可據以優劣之乎其悉言以告

問晁錯論兵於漢漢臣之辯於兵者未或能先之杜牧箋孫武書至有盤珠之論談天下利害纒纒可聽三策之陳君子偉之二子徒言之爾未始自用也七國西向錯方用事不能一試之而其設施與曩言大不侔牧於料時成敗乃或能奇中謂言者必可用則錯乃爾一以

言爲虛談則牧又似非錯比請攷二子言之始末併論
卽空言以旣實用之方毋泛其辭

問兵之有分合繫已乎繫敵乎用衆寡者于已料堅脆
者于敵二者不可不審處用之非宜敗北不旋踵趙奢
之救 與許歷基以厚集其陣豈非秦兵之彊不合勢
併力有不能枝乎若夫勝於兩甄旣敗之後與此大異
杜曾雖號善戰比之秦師則猶脆寡而周訪之兵其視
奢之用趙勇怯有異故不得不分而以中甄全制其後
繫乎彼已者不一而衆寡堅脆之異用要臨機制變不

可爲定論也敢問楚兵之禦黥布分而爲三欲以相救
識者以爲憂且曰彼敗吾一則俱走爾旣而果然是可
合而分其敗在分元昊撓西陲 皇朝枝之師出輒劔
河南公曰敗在不知分兵且歷叙六弊焉又曰分兵則
有六利楚之所以敗于分西師之所以困于合繫彼乎
此乎衆寡之用堅脆之勢可得而推知以爲定論乎願
聞其詳

問將不智無以愚其下有以愚其下則出入生死惟吾
所使田單之用卽墨不爲愚齊抑以愚敵後之爲將祖

其故智者多遂有功凡孤虛厭勝風角鳥占吾意皆古者愚人之術不然何以我往彼亡用以取勝振袞外嚮貽笑千古耶雖然旣暮徙營昔人危唐兵於魚譚者又或得以藉口諸君所學將士也分合奇正治衆料敵其大者也所謂孤虛厭勝風角鳥占之說亦嘗經意否乎問險要之地論兵者之所急關中四塞號爲天府龍興虎眎賦客頌之下甲建瓴辯士夸之地之險莫加焉而秦漢治亂修短大異則議者有不足據歟唐起晉陽乘隋亂入關關東僭僞指麾而定而其後世東諸侯旅拒略無尊唐之意杜牧又以取山東爲言至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賊得之故不安牧雖言不售也終唐之世藩鎮叛服不常亦羈縻而已莊宗以河東葭爾之地鷹擊颺起旣得趙旋得魏趙附晉故能北舉燕魏屬晉故能南滅梁向不得山東未易得志天下牧言至是而驗然莊宗亦英主宜其見天下之勢僞梁旣滅不能據秦以制天下顧乃用之蜀蜀於天下果繫存亡疆弱之數乎宋武命世之雄旣得秦而劔于赫連亘温於其時北之善博未能舉山東而敗於枋頭二人之才似不下

江浦長安文集 卷之二十一
莊宗而成否異何歟穆之使裕無留秦心温入關不肯
渡灞水於功名何有設二子其心無他果能據秦以舉
山東由山東入關以雪晉耻乎卽牧之言晉唐之事求
之古今豈無一定之論而英俊豈無必成之功乎諸君
陳其詳

問兵不犀利以徒手同甲不堅重與袒裼同載于考工
記者已畧矣然大小短長之制莫不有法故制兵當如
爲屨不當如設權量足之不齊故屨有大小故乃一之
如權量不幾固而害事矣比以臣寮之言勅州郡寬爲
之期使修礪兵器誠萃聚除戎之意夫楚兵旣利秦以
不怡而家鶴膝戶犀渠又傖父所以賦吳者吾之所長
吾爲之何難况國威在兵不必用之四夷凡盜賊有所
憚而不作斯民有所恃而不惕其亦本此諸君潛心於
兵詳言其制之利害以備採訪焉

定海縣學策問

問修而裕諸已之謂德推而正諸人之謂政自是而人
利之之謂惠三者吏所以撫民者也導和氣厚生理而
振不足一出諸此比者不雨亦旣兩月禱祭靡不周舉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漠無感通德不足以導和故也此令之耻也猥曰是有
定數則扣頭而風反火撤穿而虎渡河旱有不苦之謹
雨有隨車之應獨何歟今者歲猶三黜而清泉之民良
病餒於德審矣拯此之病施之以爲政而利之以爲惠
者必有先務曹未之知也若夫發陳廩以振乏絕令所
無有蠲欠籍以寬責令所不制外此見之政與惠有可
以爲目前之益以少殺其耻者否願諸君悉以見論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三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四

易說

無妄

復受之以無妄復之爲卦陽已得時浸長矣至此一陽
自外來而爲主三陽在上咸得其位而二五正應君臣
相得爲無妄之主天下事無復可以加智力上之人茂
對時育物而已矣剛自外來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
應大亨以正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凡天下大治與夫
極亂聖人設卦皆歸之天而後責之人以應之曰比之

匪人雖曰匪人然儉德辟難彙正繫桑之事則當以人應天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與其爻辭所陳人事所以處無妄者無妄之卦在彖而往則不利大畧舉其世不可妄有營爲爾初則往吉爻辭也爻所以各應其時應無嫌於上以此而往何吉如之初之吉以志而言初之志乎無妄之世正矣三則災矣三所謂災五之所謂疾也二與五應而三繫之雖繫之而二之順而正如行人焉終不失其正徒爲邑人之災邑人三之謂也此其所以在五雖曰爲疾勿藥有喜而試之則贅也至於四剛而近君得君爲深初四之剛在無妄之世均宜有往而四之近君比之初勢更而位比故初言其往四則言可正又言固有之則不待往而得矣至於上九處卦之極而恃剛而反其道無所事行而顧行焉此所以有眚而無攸利也災天爲之也眚自取之也三之災上之眚於此乎異其言災有不幸之意眚則自作孽不可逭矣又曰窮之災災與眚具以言上之災無妄之道甚矣自爲眚而天災之云也昔之君臣其失得於無妄之世可

致也舜其善處無妄者也舞干羽而苗格苗爲惡於舜
之世三之疾也舜能不試其藥者也漢之賢君其設心
亦有得於此几杖賜吳而逆謀不敢萌潁在漢三之疾
也漢文能不試其藥者也陳武請用武賈生請繫單于
管中行肯一受之而不從彼無妄之行者吾能止之文
之賢漢之舜也歟唐之太宗躬致正觀之治幾千載一
時可謂無妄之世矣而帝不能安於無事南征北伐勤
於遠略迄無寧歲伐遼之憤死猶未悔其下不忍無妄
之疾而藥之者歟至於六一則垂義甚明六一輔九五

爲無妄之主者也猶臣之用事者正當適無妄之時不
必以已事君以人事之可也不必以智能事君相安於
無事可也以人而事其君故凡智勇功名要不必皆自
已出有能效智能功名於吾君而吾援之以進則亦吾
之所有矣與其君相安於無事故持循調虞斷斷若無
他技天下陰被安靜之福而吾君享恭己之治故曰不
耕獲不菑畲利有攸往夫耕而後穫菑而後畲事君之
常也惟無妄之世用事之臣人耕而我穫人菑而我畲
無惡也曹參之事惠帝日飲醇酎戲婦人而漢民不失

其安蕭何之法足以爲治也何耕菑而參穫畬者也房
杜相唐諫推王魏兵濟英衛而盧懷謹甘伴食之譏而
畢姚崇之相才是皆有得於無妄六二之義者象曰不
耕獲未富也人勞而已享其利誠以彼有長於我如已
未富而資諸人爾威公命鮑叔爲宰曰臣君之庸臣也
治國家非所能也若欲治國家則其管夷吾乎公用夷
吾齊果伯天下鮑子之言易之所謂未富是也彼爲大
臣淺中狹度必欲擅天下之功名又惡人之有而媚忌
傾危之妬婦然者其何足以與此

屯

屯難之世非剛陽之才不足以康屯康屯非陰柔事也
九五得位而中康屯之君也初九在下康屯之佐也將
以康屯必也共利爲悅共給爲安九五在上而下應於
二狹其施者也故曰屯其膏大正凶而康屯之佐不必
使君相自躬其勞無營於此任羣不以其事而屯且濟
矣屯一卦象言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康屯于下者
爻又以盤旋建侯爲言則處已於膠膠擾擾之外以貴
下賤分土建邦使民有所繫屬則何勞之有何往之有

初與五皆勿用往者至二三四上則輔其君佐者也其所言雖有得失有宜有不宜皆攸往事也二有守不苟所從者也四則自重卽我而後往者也三與上失中與正或非所往而往或不足與言往故爻象言之不同如此

同人

羣居旅處交際之間皆同之之道也人之道不同則爭奪陵犯禍亂隨之矣卦之所以爲同人而後受之大有同之之道盡天下至治之所從出也彖言同人一卦之

義內外之才無所不善而六爻皆不能至善何也爻以二五爲主雖曰陰陽履位上下相應二剛介之彼其心皆欲同乎二而不以道者也要之二五終合不可間然無始有終卽象以求其義于以見天下君臣上下之間其同也未嘗無間之者也君子體此豈宜苟焉同之哉蜀先主器孔明關張不說符堅深信王猛樊世席寶之徒不便也臧倉亦毀鬲孟子季子以女樂去仲尼雖聖人猶爾况其下就小人之情言之九三以剛用剛果於禍賊者而四則以剛用柔欲逞而知其非遽反焉與三

不謀矣故指其吉曰困而反則聖人之於天下拔乎其容雖至愚小人略可挽回其惡未嘗不予之也九四是已粗賢於三則已不見棄矣初之于門將以同乎人惡得不出門庭以守絕物之介耶上則同人極矣將以反其極而超然乎其外人道惡可以遠絕也哉雖在我無悔而君子之所謂志則誠有未得也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吾夫子隘之

大有

人君以柔順謙虛之道撫接其羣下是可以有其大也大有之世五陽拱一陰而六五據尊位大中以臨之如舜之溫恭成王之自稱冲人是也當是之時無凶悔可言聖人述其盛於彖矣其於爻因象以示戒而已二五聖賢相與道同志合剛柔相濟無間然者三過中公享王之象公享王盛禮也故有小人之戒四近君多懼必也壞植散羣以孤忠結于上故有其彭之戒若夫初上之亂統一卦之體爲言也初之無交之戒爲大有之世戒也故象曰大有初九上之吉利爲大有獲祐言也故曰大有上九世方大有君子恥貧賤之時而獨孑然窮

處于下可乎以賈誼之才當文帝之時不爲公卿所與是也孔子繫上之辭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履信思順而且尚賢六五之盛德也而上九言之爲大有一卦總言其盛也決矣

豫

豫和也豫安逸也悅喜也和也生于安佚喜悅者也說卦曰豫怠人皆斬爲悅豫安和而君子憂而畏之以其戚促則思豫既豫矣怠忽以生人之常情故卦之彖備言天地聖人致豫之道而爻則詳爲之戒六二以柔順

居下居中履正上下無應與由豫之爻又不相比附知豫於安爲不可就故介于石舍而去之武而亟不至終日惟此一爻全於豫而獲吉九四一卦之主上下拱之由我以豫者其任其功不細矣然近柔弱之君處多懼之地五之疾職我之由則已偏矣雖非得已然孰與二之優游而得豫之道乎五君位也曰疾以四戒也其義可戒也理或然非必皆然也古之大臣用事君柔弱而疾多矣然享成共已者不乏常不死猶中之功也以柔居位御大臣以中則不亡矣易因象以示戒則然至初

以應三以比與二大不侔故或凶或悔而上處豫卦之極則又爲冥豫冥甚矣然許之以淪無咎去惡而從善去怠佚而爲修省去悔吝凶咎而卽吉聖人未嘗絕人也

蒙

蒙之九二一卦之主也仲尼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童蒙之求初筮告再三瀆不告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成之也行在我成之矣乃可以育人之德已無是責人以有是難矣故將以育必先果行初之柔上之剛皆治蒙者發之於初志於不受桎梏擊之於終禦寇而戒爲寇聖人於治蒙之方忠厚如此九二卦之主六資乎二者也二爻君臣之分師承之道盡之三與四又明夫避就之宜主乎蒙者人之所宜卽之者也遠之而不能卽蒙無自啓卽之矣或非其道而苟就君子惡之四之遠實宜其困三之卽二不順之行人之所不卽也六位之間卽象以示義甚備如此

需

需須也剛健在下而坎險在前須其解也求之人事凡

政事之須其成教令之須其孚危須安亂須治與凡在下者所須皆是也剛健而不陷直可須之而已坎險莫終病也異乎止不去而蒙止于下而蹇違行而訟澤無水而困也然剛健而須猶以遠乎險不亟于須者利初于郊最遠也至不亟也利用常何咎哉于沙迫矣以中也故衍于泥汙矣故寇至敬謹猶免則以剛健不困窮也與自我致戎者異矣坎在上所以爲需五中正之君需之主也不特不病乎下三陽須以及已爻直言正吉而已四上之柔皆爲險以病陽者需之時則有退聽而已而二者安行與勉彊又以不同于血迫乎陽陰之不利于于迫猶陽之需利乎遠也傷而出穴失所安也雖順以聽抑彊勉而已矣頻巽頻復之謂也六進于是迫也入于穴不失所安來者三吾知敬之宜其終吉于以見陰之於陽小人之於君子其情其勢有所不同而捨彼卽此安行而不拂者貴也

夬

五剛在下長而未已一柔乘之在彼有不容安處在此不得不決而去之也在下內也君子道長極矣極乎道

之長小人可決去之不疑泰言君子道長不言去小人
二五止言君臣相予宜密餘爻所以處泰而爲否之防
而已至夬之六爻餘無其義專以去上柔爲言而其言
又往往艱其事悖其施則知決去小人雖當可爲不疑
之時猶不可易而視之也柔旣言揚王庭又曰有厲乃
光旣言五剛有攸往又曰告自邑不利卽戎象曰施祿
及下必曰居德則忌奏功矣苟居其德必有所不服是
所忌也初以躁于其進則有不勝之咎二以惕號莫夜
乃有不恤之得其忽與謹相去遠矣決小人於五剛之
時任一相足矣非人君事也五以小人迫近夬夬竟陸
然切切於是雖曰快所欲不宏矣故曰未光三之與四
其情意趣操特異聖人必嚴爲之戒于頰面夬矣非其
心也非其心乃其應革曰革面夬曰于頰豈其心哉牽
于應在一夫未足道或者其沮衆君子之謀而招禍納
譽焉未可知也故必曰君子夬夬卦才則于頰君子當
則夬夬也在卦獨行遇雨君子則當若濡有愠也夬夬
云者夬之又夬一于此不疑也所謂念茲在茲是也易
之乾乾蹇蹇井井坎坎亦是義也四之才剛位則柔且

不中正居近君之地乃如此故不果於行自爲違異犯
不避於公議若不聞焉異乎二之勿恤者矣在下四爻
二之外顧如彼五之夫夫於覓陸有君無臣古今常患
中未光也有由也自古決去小人最不易也最不容造
次也誅二張於復辟之後乃置武三思此議乃出于張
柬之司馬文正別白熙豐元祐之臣而去留之難當時
所謂賢公卿或不然其說晉諸公去賈克而其黨設詐
繞而留之則小人之在國天下知其當去不疑而或者
立異以爲能陰厚以自結不能保其必無有也聖人於

九三九四二爻示戒之切如此不然君子之去小人反
爲其所傾擠多矣雖治平之世揚庭之時猶或不免而
竇武何進無所憑藉普焉於東漢之末其禍非自取之
歟

姤

姤一陰生於下有浸長之漸故曰女壯防微之意也謂
初也初爲勿用取之女故欲繫于金柅豕雖羸已若躅
躅防之至且于其早也女壯勿娶之義初爻已具之矣
餘爻所言則皆遇之功用不重出此意五與二皆剛也

君臣相遇一卦之主二之遇初有而包之其包之也五
實命之君所委臣所任也故曰以杞包瓜民在下上所
封殖可以養君子魚與瓜其象也五能以二能包如自
天然盛矣上遇道窮矣不足道若三之與四或不中且
不正皆失其遇或未善乎遇之道也包無魚近君而失
民其起凶也宜若臀無膚次且處無所乎遇往無以爲
決優於四之不正矣亦豈遇之之善者哉聖人於姤之
象豕雖防陰柔之進然抑陰而尊陽其義已徹于夬故
此詳於遇而略於陰意互備可考也

小畜大畜

畜云者反情以復性格其放紛而歸之真醇之謂也三
陽在下健而上行巽順則畜之艮止則畜之畜之止則
止矣巽而畜之順適而已其功蓋不侔三陽受畜大畜
有終小畜無終善初大畜畜極而行小畜畜極而悖則
以止與巽剛與柔功用之遼遠如此也然剛不能以畜
健畜之者柔也故小畜以四爲主而爻稱有孚大畜四
則牝牛有喜五豶豕有慶故曰至柔乃畜至健柔不能
自爲畜必剛主之而能以之故大畜有天衢之亨小畜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以其鄰謂以四爲畜也曰剛
健而上賢指艮而言指上而言也曰剛中而志行謂九
五也巽而畜故初有應則復自道二則牽復已不逮矣
三比四乃至說輻反目止而畜故初則已二則說輶安
於畜也三而畜道行且亨矣故良馬逐閑輿衛攸往之
利有不畜而已用固不同然靡不告功者主小畜五也
上則告功既雨既處尚德載小畜畜道成也婦正厲月
幾望有所深戒爲四戒也小畜有戒也宜陰柔而見用
身得而不戒大畜之道大成則不必爾也凡皆巽而畜
與夫艮而畜異也彖於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不
雨有終雨之意自西則必東故小畜亦云亨而畜功亦
收於上大畜則直云剛健篤實輝光惠新止健大正而
應乎天言之其氣象小大如此不待細讀深求而灼知
之

復

復云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夫陽爲君子爲德爲舒爲生
天易其尊陽之書乎在復陽反自外而復於內其入其
出在巳皆無疾以見其安行來而附者其朋亦無咎以

見其得道多助

噬嗑

用刑之卦物有間用刑乃能去之二三四五其象皆用刑者也初上無位其象受刑者也聖人畫易示人以象也然初之受刑輕在下也卦之始也上則重矣在上也卦之終也故初校其趾取其不行聖人以爲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上則滅耳而凶所謂不可揜解是也然君子爲善小人爲不善各以類勝初無應於上故其惡小而刑輕上有應於三其惡滋矣受重刑宜也

革

革之象與義革者九五是也革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九五以剛居中而正君位大人也用以革故曰虎變龍虎皆君象也其化如神其信於人甚敏未占則巳孚矣革於人則有難易遲速淺深之殊輦用黃牛受革而巳他無用焉無惡也二應上巳日乃革革之易故征則吉而爲所嘉應也四比上悔亡有孚命斯改改斯吉其受革與二同其易三則難矣革以言末矣三就然後見信征而卽君凶其宜也象以爲又何之則以其遠君而

又夫其中非餘爻比明矣聖人之世固有怙惡悖義詔告再三而後勉強而從者也之人也其足以進而與天下乎

比

比之爲道貴乎廣廣則無所不比其爲用也貴乎神神則由而不知夫能是君人之道也若曉然示人置彼此厚薄於胷中則有比有不比非君人之道也九五以剛中之德爲衆陰之所歸若能窅然神運泯焉無迹無適莫無遠邇咸與之比則其道大矣今乃其比而下應

於二夫其有所應則心係於所厚而它則不皆厚如王田之有三驅其於禽逆我而來則舍之順我而去則取之以逆順爲取舍則失前禽矣王之失正在有厚薄其於邑人之後而比者則不誠而吉是爲上所使之中也非爲上之中也易之爲道欲其應而君子之善世又貴乎廣大無所決擇有應則狹而小如康屯之世而九乃屯其膏如同人之時而二乃同于宗皆有應而小比之九五其義同此初六以柔居下將以比人而執謙抱誠盡比上之道故不特有孚而又無咎不特孚信中足而

亦有六之吉比上之道此爲盡善若二之自內應五
雖不失所比然視初則有間矣故正則吉而不自失而
已至三之比六乃非其人而比之比非其人傷之者矣
四居上體之下外比於五亦爲比得其所故曰比賢而
從上易之爲體下卦則內而上卦則外也四近五故曰
外比若夫上之爲爻居一卦之極衆陰比之上時已嘗
不知幾彼皆爭先爲比而已獨後比則無能爲首凶之
道也雖欲終之其可得乎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四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誌行狀

臧子與墓誌銘

臧君子與諱鏗楚之淮陰人臧氏郡大族大父翌以承
信郎當建炎兵亂被命通判泗州與權守徐宗誠死守
獨不餌于虜安撫大使劉公光世剡薦例遷終訓武郎
父珪保義郎嘗主管盱眙軍權場二公家世雄于邊敬
賢下士賙人之急鄉里訟訴往往爲平之旣官則就間
樂鄉里不切于仕君其中子也兒時岐嶷異甚授以

書竹破冰釋遂儒其冠遊場屋如猛將轢陣辟易莫前
驥子一鳴羣馬瘖伏四取鄉書掇如也論者曰是必大
臧氏天以報兩翁耶嗚呼不幸死矣君奉親孝事兄鈞
謹撫弟鏞姪濟之而教之恩意良篤用是弟姪請鄉書
皆有立與朋友敬而信與人節而不固通而不流世之
爲儒粗能文則猥挑選世君尤薄之與予父子遊最厚
居連牆往來無間侃侃也以師命某而文筆與小子韻
頽後先君微疾而死某時客儀真不及視其屬纊久則
歸哭于奠筵而已念之慊然銘以紀其實有以慰君之
靈而信將來予其責亦所以少殺其愧云君生于乾道
乙酉四月八日卒于嘉泰壬戌三月五日享年三十八
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所娶元氏子一方七歲女
二長適進士胡庠次尚幼其銘曰
有茂其姿而嗇其施怛悼喑悲是將曷推不顯其垂視
我銘辭

呂正將墓誌銘

正將呂君卒越明年其弟思忠思問攜其孤孺以母氏
梁夫人命持所爲君行狀泣謂高郵陳某先兄不幸其

與子遊舊矣敢以墓銘請某惟昔歲客行都獲交君知之甚悉其見敬愈吾知君不容以不文辭君諱思恭字禮夫東平人世業儒曾祖震娶楊氏通經好文元祐間徙京師蓋有志於學也靖康初南渡家于杭祖安道娶陳氏父興祖今梁夫人其配也幼失其父偕二弟事梁夫人幹蠱外疇應肅給遂推擇而仕積官自承信郎至修武郎職初樞密府屬次親王府次監左騏驎院次樞密院正將不及赴受知當路則徽猷閣待制宋公之瑞顯謨閣直學士樓公鑰內相高公文虎大著揚公寅尚

書劉公德秀左史陳公謙右司林公桷薦揚諮委甚至始梁夫人娠君外祖母夢神攜偉男子闖門翌日君生魁梧豐潤符所夢識者曰是呂氏慶也弱不好弄既長果亢其宗惟以奉親爲樂色難志養無所不用其至仕須次不敢遠親夫人未寢不敢退夫人飽食乃甘夫人疾藥物口乃進餽粥手以食嘗病君奉事劬頓幾不救營爲細大與二弟孰議則曰于母故罔或敗事治家嚴而不苛紀緒檢押截然也二弟謹守爲令族君器度凝重性宇粹溫居官廉勤自將與人交務施而不責報人

以匱告多輟已有袖畀之有所予惟恐其知人或負之
輒自責曰某時某事似有愧宜得此行孚于人翁無間
然及其卒中外聞見咸痛悼如至親廢隸二百相弔曰
捐當取之金以惠其下寧復公里間之財際者相告語
嘗起母病折券以利我公叵忘城東民尤孺慕也曰甲
辰之疫吾輩不腐齒吾微知之公實生我凡君刑于家
媚于官德于人其懿如此然皆自事親之心推之理委
也必源其徒然歟君好賢而語上愈于已禮之惟恐失
色辭勉子弟以學常誨之吾不得逞于書惟是慊然其
令聲懿行乃爾人皆曰是天資嫩是固然然孔子於孝
必歷言所可移者孟子謂治民信友悅親其本也君之
賢吾得之源委也非耶女弟二長適元氏已亡甥二女
甥一婚且官皆君力封殖之次適趙氏君娶張氏先君
二十四年歿後娶江氏元祐省魁衍之族也子瓌進士
女二人長適承信郎張思義次早世君生于紹興庚午
四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嘉泰改元四月十日將以某年
月日葬于前塘履泰南鄉積慶山之原祔先塋也二弟
念兄之切置不食頃予孤立尤所感故爲銘曰

望之儼乎其容也卽之裕乎其洪也宜于官施于人愛而周節而通也邇之源孝之充也嗇于邦家則豐也燕儀斯惟無窮也

徐氏墓誌銘

明之定海多隱君子其儲德毓操家政可法如劉君宜之最其優者究所以致此實內有彊助其配夫人氏之力爲多夫人生于慈溪之徐氏歸于劉君有二子二女其孫三其女孫四其曾孫男女三方其在家女德婦儀與性而俱不以矯揉暨爲劉氏婦承以順迪以義恭以禮遜延士輯睦鄉閭治生不貪予人不靳然不害其優裕用能植立門戶爲持家者表式其遇子若孫嚴毅而不失愛誨誘而不云瀆擇賢師儒授以詩書里之可教而無力者館贍之爲子孫友逮今庭蘭先侑儀觀偉甚儒業有聞皆夫人啓其源自幼至老德日以茂譽望隨之鄉人誨其女必曰盍法是第其族姓必曰劉氏有敬姜焉見貪嗇者必嗤之曰不愧徐夫人乎享年七十有八生以某甲子歿以紹熙壬子十月二日其謝世後劉君幾年而家道益大以治長子某次某未仕長女適某

次適某皆先夫人卒 某某某 孫男也業于郡序孫女長
適某自餘與曾孫男女皆幼平生孳孳懋德聞人善獎
導之恐不遂耳毀訾之言輒不怡素喜佛書屬續之際
超然而逝若釋氏所記者夫生爲鄉曲師歿以壽遠若
邇猶曰胡不百年嗚呼真不愧古圖史賢哉某宰是邑
其長子某懷經來客久彌敬一日踵門有請將以來年
春偕先君合葬于香山之原不可無銘非子尚孰宜爲
題爲之銘曰
婦德豐世道隆備厥躬始以終我銘之詔無窮

洪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洪氏某郡某縣人家蓋甲族祖若禰皆有隱德嫁
爲同郡今房州司理余君澤之妻始其歸君猶從事場
屋孺人經理其家務俾得專力于學歷 若干 年果得祿
孺人力爲多在夫家克勤撫童隸賓祭躬女工寧自約
不私所有接親姻無廢禮撫童隸不失恩知人緩急周
其乏惟力有謀焉畢其忠或有所規警人素敬之以故
多樂從淑姿懿行織悉不遺姑氏寢疾久左右省侍饘
粥藥餌非手不進凡枕席濯瀚寒煖起居咸孺人焉是

仰凡三歲無少怠姑屬續執其手喟曰汝若是吾何憾
人以為難舅通直君既鰥處性嚴重孺人侍奉順承不
失色蓋十五年暨其卒有庶女二已子撫之為擇佳室
以歸伯氏以毀繼殂其室他適其孤二收育其男女雖
偕其母往孺人顧恤撫存皆不殊已生人尤以為不易
於其難者饑食渴飲然餘優為之士君子或能之孺人
則無愧是足以業家法後佐佑其夫既仕矣推於諸子
誨導之諄復備切皆儒其冠駸駸有立其生以某年某
月某日年若干為余氏婦享年若干而歿時慶元乙卯
三月七日也男四人某女四人長適待補國學生石必
簡餘在室孫男四人某方從學孫女四人皆幼將以某
年月日協吉塋于里居北原高蓋山之下孺人未既歸
識不識愛敬慕倣之司理君居官所孺人家居以歿用
是莫不慊焉為之慟司理君父子哀摧痛悼求銘文於
予予與司理君為寮于房其子某又從予遊而慕以學
嘗答之以書者故不容辭而為之銘銘曰
婦儀之秀母道之茂女德之所應有曷不百年以衍厥
後彼固存者永世不朽

安人曹氏墓誌銘

安人曹氏婺之東陽人祖某父某隱不仕歸于郭氏爲
今揚州通判某之妻奉舅姑敬以愛接姒姊穆以順施
于中外歸重無間言治家儉勤隨事區處不御以嚴而
不爽節度家以益振其所以奉烝嘗延賓旅必躬親之
豐備辦集皆如其志而其自奉取足而已衣楚楚則歉
然耳目玩好若浼焉者至於閭里窮匱賙之無靳色安
人兄弟早世母繼逝捐私蓄振之其送終之費一切爲
辦治其赴義甚勇率如此偕通判公宦遊言未嘗及外

事閑御童僕嚴且密及倅維揚安人病不克偕語別勉
以廉勤諄諄也生于某甲子卒于嘉泰辛酉七月十七
日享年六十有四男子三長昌年次昌時季昌宗皆業
儒女子四長適成忠郎王觀國次葉浚次應淙皆進士
次承節郎趙汝樞孫六人女孫四人尚幼以通判再遇
郊恩受今封將以嘉泰癸亥十二月十八日葬于紹興
府上虞縣上雲鄉皂李湖順嶼之原求銘于高郵陳某
某通判公之友也宜爲銘嗚呼安人在父母側已著淑
聞施于夫子婦道以修母道以隆家政紀緒斬斬乎以

媚于其官儀于其鄉胡不百年聞見興嘆然安人學釋
氏有得其淑質懿行書之皆可無愧賢哉銘曰
爲婦而婦君子譽處爲母而母怗燧繼武自家而鄉有
挈其矩善始以終了彼旦暮順嶼之原松茂栢廡亘歲
千百來者燕裕

致政朱公墓誌銘

代人

致政朱公旣卒之二年其子紱走書吳門謂其里人羅
某曰先君襄事有日當有銘捨子誰宜爲某不克辭姑
次其行業始朱公諱某字某撫之臨川人曾祖某大父

某考某皆不仕公幼而悟敏學力超邁志未竟考以家
務委之細大區處無遺慮家富而行益修親說之謂吾
子克家而孝撫一弟謂吾兄視吾猶子其族人稱其洪
毅曰嘗陵之不吾較也其鄰里鄉黨賴其訓惠曰頃邑
荒政有緒公則主之至減直發所有穀富室取則價爲
平建東西塾于家受業者赴之待之與其子均蓋其資
質淑茂進善累德得之自然繼以不怠古所謂篤行君
子者歟淳熙丙申甲辰慶壽之恩霈再授修職郎夫人
陳氏賜冠帔以其子士與鄉薦故有此拜乙巳八月十

有六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子男六人紱
綬綺績士紘女一人適進士侯賓王先公五年卒孫男
十四人損復之豐之渙之震之謙之漸之允之益之履
之革之升之損早卒豐之亦嘗與鄉書餘方就學孫女
卅三人長適進士吳廷秀餘未嫁曾孫男二人將以丁
未某月某日葬于新豐鄉之奧原某與其子士偕遊場
屋故得公爲詳嗚呼士抱所有不克時施有淵濔無雨
施古今所歎然其裕于躬刑于家孚于鄉足以示規檢
無窮使凡爲子弟爲家景其風將曰九原可作則亦可
以自尉銘曰

內之克甚粹而醇嗇厥施積諸其身家而鄉罔底于君
美以儲利其後人

丁君墓誌銘

士生世以才若德旣其窮達則命存焉君子知人且知
天閱古今無怨尤卽丁君之初終益信不疑君信之懷
玉人樂鄂渚土風因家焉儲德植操輩行古特立士其
事親孝其行身謹其持家和而節其知識閭里推其賢
服其化頗被其振拯凡士所當有者君優之求所以然

益由學問出君幼則嗜詩禮工著述奉親應物之暇書
不去目從師友四方不憚也如戴公幾先官儀真苗公
昌言在秣陵率諸弟從之遊其文新奇渾厚落筆數千
言一舉于鄂與弟之焯聯鑣忌者以土著藉口訟而聞
罷君怡然不沮而志加勵自淳熙甲午三舉于漕闈皆
與計偕則以助邊補授而試然皆屈于春官人爲君憤
嗜不平君若不聞益懋于業爲古學計其遠大者家有
室舊榻庭桂盤薄其中焚香盥沐課未見書詩與氣益
昌名與業日隆諭子姪以不倦不息諄諄焉蓋其學有
裕其德義不餒益知士之行由問學乎出盡善無議也
而不得齒一命以卒惜哉夫積諸身者可及諸物行諸
家淑諸鄉閭者可施諸君推諸官而事與理違君子天
人之說至此猶置之歟君之卒紹熙二年十一月壬子
也享年若干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儒其家收書
教子汲汲至君父子而盛四弟某某早世某不仕某見
官襄陽娶章氏生三男曰某某某克嗣其業長女適進
士江某次適成忠郎趙某將以某年月日耐葬于先君
之兆以某與君厚且知之審來求銘銘曰

驥也不使馳于千里玉也不使器于瑱璠能其人不能其天理則云然其不容沒者世所謂方賢也

太孺人王氏墓誌銘

代人

孺人王氏其先有名宰諱肇者起其家繼是登甲乙科蟬媪有人孺人羣從兄弟也占籍撫之崇仁高祖徙宜黃家焉曾祖及祖日章父徽之孺人早孤隨母饒氏適崇仁之王氏暨笄歸于居士繆公昭字公著孺人在家爲淑女旣嫁爲賢婦訓子持家爲令母爲慶門中外懷服閭里師仰豈苟然是有德焉而其資質之純詣識趣

之高遠足以行之故也始嫁也繼姑李氏嚴甚不假子婦以辭色孺人獨能得其驩心居士簡淡事不嬰慮孺人區處分畫井井不紊居士旣下世則以興起門戶自在治生外延名儒課子孫以書其後薦名禮部相屬也而貲產眎昔亦三倍增其處骨痛之間特厚聚居于指穆如也無間然者娣姒有寡居者幼稚林立夫人撫愛踰已所生家法整整而待下有恩意凡臧獲一人服役則全家仰食環其廬不自炊者蓋數十室性不啻于財振貧窶恐不力女之不能嫁喪不葬倚夫人而辦自內

之使令外而鄉社不知其幾惠于遠近之人及門無不
售之物負券無必得之誅平生蒸嘗家廟而已老佛之
徒禱祠福報之說一不能入至有所丐請則亦不拒施
予自其天性豈寧惟是舍東樂陂溉田餘二十頃岸善
頽業田者病之夫人歲任修築膏田之家坐享全利不
與其勞費賙恤之博且果於及人如此性剛明人不敢
犯有觸其怒尋亦置之不念也凡簿書出納一過不忘
陰陽五行百家之說皆能知其義生于政和之辛卯至
紹熙辛亥以終享年八十有一少疾疥耳聰目明生啖

寒茹壯者不逮也歲時爲壽子孫後前濟濟僦僦人歆
慕之當淳熙甲辰我 壽皇上文母壽以其孫嘗與鄉
薦封太孺人歲丙午 高宗皇帝慶八袞加賜冠帔是
皆天所以爲厚德報非耶夫以富壽康寧加以好德與
國慶澤者再寓世可無憾然 之日不惟子孫戚屬摧
毀攀慕而鄉鄰揮涕咸興胡不百年之悲是何從致德
之所感而人懷慕有不能忘自然也德偉矣壘壘焉曾
未始有其有不幾老氏所謂不德有德者歟男三人漸
先夫人三十三年卒次渙洪女三人長適某官羅次進

士曾參齋次修職郎前福州閩清主簿羅衛男孫六人
長進士驥次謙康仲騃皆鄉貢進士女孫七人長適某
官李次進士曾雁越七年卒次進士羅默次進士羅餘
次國學生羅勳餘尚幼曾孫五人女四人夫人得疾卽
自謂不起預言其期旣革呼子孫前人爲之誨皆可佩
服言畢逝矣乃其所期日十一月之丙子也夫人有得
於中者超卓如此推之於世有本者固如是哉將以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所居之水北曾潭之先塋而以銘
文見屬某方縻朝絳母氏且老不克歸營襄奉以爲大

感謂某捨汝復誰宜爲銘夫人於外孫惟某爲獨厚不
以常兒蓄之某今者謬聯班綴不失其身者思所以報
期待也恭惟此恩深重巨疇又其得夫人行實之詳莫
吾母若然其所述亦繁舉有不容詳盡者銘曰
持之有常無爲爲之德之盛也之士君子其猶病也
允矣夫人得之安行取之性也邇之鄉本之家侈其慶
也曾潭之原松楸鬱然尚百祀之敬也

安人張氏埋銘

安人高郵新安里張氏女也歸于同郡陳某里不喜士

人始嫁莫不以壻儒爲嗤點安人獨陰自喜某貧嗜書
安人捐所有佐廢且幹家政某得以登乙未乙科尉繁
昌職吳門教宰明之定海通守房陵安人同食其祿凡
二十有四年乃卒始某免白丁安人澹如不改常日問
之曰此自吾命何喜陳氏泰之安人猶初度也其臨
子弟其處室接物婦人應無者不屑爲之于儔輩不一
小異其佚樂報享亦倍其類生二男子師文師是皆鄉
貢進士孫尿管皆進士封孺人再封安人以某官及格
故其生以紹興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其歿以慶元戊午
三月十四日歲庚申葬于華村之西原蓋近其父母家
云將葬夫陳某廼爲之銘埋于墓之左偏

熊氏墓誌銘

代人

夫人熊氏世爲撫之樂安縣之鄉人旣笄歸崇仁吳
君某時吳君已授室慕其之樂從之吳君有聲於
爲儒旣壯請舍貢數屈于有司喏曰吾自揆可施於國
無路以進施諸家可乎夫人譬解且贊之曰翁才德如
此顧不遇命也淑諸子可也佐其營理不遺力家遂以
饒吳君卒生幾男其三夫人出也繼而異其居所得產

薄甚然不以介懷其後家道日益給足享年七十一而
終其生以宣和之癸卯其卒以紹興之某甲子其持家
鄉人敬慕既歿咸取法焉夫八卓有高識思遵吳君志
篤意教子餘不甚經意每立三子誨以勵業曰汝無以
立于世孤先人望非吾子也 別居僅有米一困屬

親舊擇師果吾愍卽予是粟 吾無有得師嚴甚三
子小選怒之往往過當夫人喜曰自今吾可無憂用是
三子爲舉子著名而長子某被某年恩廷試名在第四
夫夫不靳于財宗族有不給凡老病若吉凶隨多寡賙

之已之衣食取不饑寒而已性嚴毅不喜飲酒時召諸
婦戒以異姓共處當遵義恐事聞者凜然服行之幼長
雍肅嘗嗤世人徼福懺過一誘之佛書所行則多愧胡
爲耶其言與行率不悖于道 不謂賢哉陳氏吳君
配也生一女適邑人進士繆 再娶王氏生一男曰

某一女適樂安進士周鐔夫 生長曰某次某某今

迪功郎新吉州萬安尉孫男 人某某曾孫三人孫女

五人皆幼將以冬十月二十七日歸葬于浮原天寶山
下走書行都求銘于里人羅某惟夫人資稟高邁守之

彊行之果其篤於教子古敬善孟母固應如是而起家
應時無一可議不書之無以勸俗且信後故爲之銘銘

曰

炳識以爲之原蓄德以培之
以善其鄉載之公言孰吾取

大其門以澤其子孫
瞻此天寶之原

李公行狀

論士以賢古也後世去取以貴若勢果貴勢乎取則淵
憲窶人子而季孟師尊至今絀千駟之齊而賢西山餓
夫仲尼其私且矯乎士抱負偉然局不少施以歿其庸

拾諸吾所以直書李君之行於古或無愧君諱知柔字
望之家儀真之珠金沙居郡庠爲進士工文辭衆推之
晚年定遷城東隅居面江曰兒從學無便於此弟知剛
今建功郎新和州烏江縣主簿 知彰亦與君同其
母二弟與君幼同居長同學 切切始末無間言後
異居推其財於二弟爲多君 甚且老念親不衰有
柴地歲貯所收專爲追遠費 簪不他用孝友之行著
矣人以匱乏告視其力闕之 是宜掇危科享上壽
爲有德報疾作竟不起壽六十 可克矣不得爲一命

更聞見者惜惜之既病論

日植立未副吾望貧

無以為學士公患汝幸也

自業居足以自庇置

書揭日吾目不瞑汝不愧

一語及榮利事結

纓易簣于以見先哲所學

人遠甚危廢所言

不失其正賢矣哉曾大父

大父某朝散郎父

某隱不仕皆葬于儀真之東

人周氏妻楊氏洪

都龍圖公之孫女四子長大亨幹

皆鄉貢進士幼大異出後弟知剛

馬堯佐孫男六孫女七君生於紹興甲寅歲之二月五

日卒以嘉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葬于楊子縣嗚呼才

則見用有則見知士宜然也亦知夫用而知之有不

盡其燕裕未既也手植三槐者諸其子李固一代名

德其先世豈果抱關隸君之未勝計而其二子

取賢書如掇視經史饑餉大李氏之門而後

君之澤倚而需可也予得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五

江湖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五



